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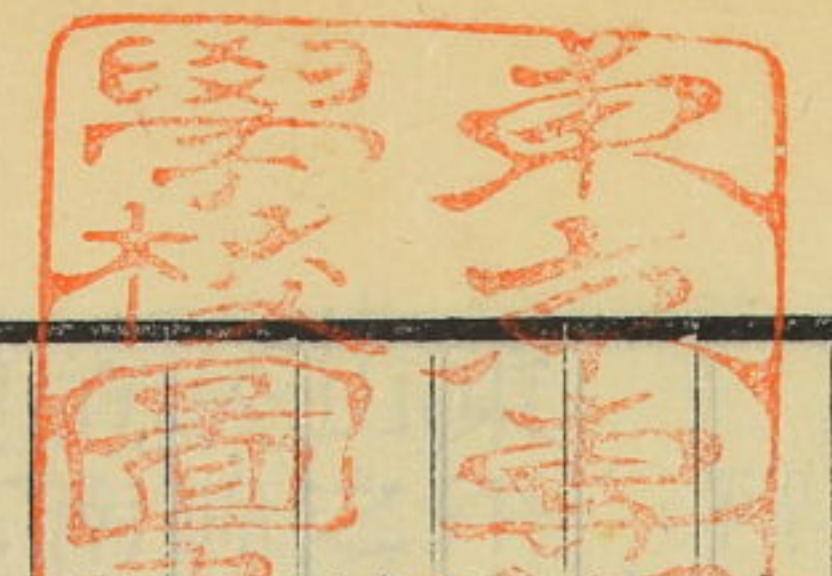


全文最

和
372
12



利
295
12



金文最卷四十一目錄

甯海州玉虛觀碑	國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碑 <small>貞祐二年</small>	柳
重修岱嶽廟碑	失
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武
鄧州重陽觀碑	麻
陝州重修雪虛觀碑	辛
棲霞縣建學廟碑 <small>見文雅</small>	李
重修面壁庵碑 <small>興定四年</small>	李
新修雪庭西舍碑	李
重興文憲王廟碑 <small>以上原列卷八十一</small>	游
甯曲社重修食水碑 <small>興定五年</small>	高
汝州寶豐縣新修炎帝廟碑	王

新錢史
有物辨

金文最卷四十一目錄

重修府學教養碑 正大二年

劉渭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碑

李邦獻

中嶽廟碑

李子樞

全真教祖碑

完顏壽

長真子譚真人仙跡碑

完顏壽

以上原列卷八十二

金文最卷四十一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甯海州玉虛觀碑

國 備

東平之崑崙昔麻姑洞天也諸山綿亘相屬秀異峭拔為東方冠山之足踏於海者三相距俱不滿百里蓬萊瀛洲方丈朝夕相望於晦靄間蓋天地英靈自然之氣獨鍾於此故世多神仙異人焉直南秀色可餐林壑尤美者聖水巖也水不見發源但嵌歛之下裂石而出激激如綫味甘冷且清春秋不變水旱不知鼃鼃之屬未嘗產焉此亦異也初神口玉陽公大定丁未世宗遣使乘傳迎致輦下召於內殿延問修真之道就御果園建道院給三品俸敕充生辰醮高功主賜冠簡紫衣悉表而辭之未幾懇求還山詔不違其志仍賜錢二十萬為道路費師之鄉里道俗聞其來也千百相率前十餘舍遮道歡迎不令他適遂結茅於茲巖已酉冬世宗

不豫復遣使迎師師曰來之晚矣顧不及得見聖顏使者愕然至
涿郡哀詔果下自爾東歸更不復出逮承安丁巳章宗遣近侍徵
以安車宣見於內閣賜坐問養身之道師以無爲清淨少私寡欲
爲對復問教法規儀治國之道師以雅對妙沃帝心嘉歎誠實者
久之曰眞修行人也留連抵暮方出翌日特旨賜紫衣號體元大
師蓋不問師承非常之渥也道俗榮之拜命閒俄一內侍傳旨謂
使者曰先生處山林無積貯從來禮儀物我爲代出改城東崇福
院爲永壽觀令師處之閱月特旨住持修真觀仍賜綾羅絹各二
十丈綿千兩月給齋廚錢二百錠戊午秋辭以親老求歸山帝許
之仍給裝錢不貲比師之東還門人于道潤相與謀於眾曰師今
雖處京師固非本心恐不肯留復欲追寂於空山我輩居此莫若
以庵易觀庸遲其來遂入貲於禮部賜玉虛觀焉及是師到薄讓
之曰至道之人旁日月而挾宇宙官天地而府萬物尙何以居處
累耶況乎易庵爲觀不成於昔以我爲牛而今以我爲馬也且我

之素風乞子耳兩朝恩賜名觀退託尙不欲受且以山林雲霞而
爲樂地若之何爲甚無謂也眾以邦有常禁不可聚眾爲辭而退
其業已然固無可柰繼而善眾門人遠近益集有山者獻木有田
者獻穀富者施財巧者出技人皆自勸又非智辯牢籠曲誘之也
巖之下盤折隈隩舊無隙地翦荆芟草夷峻堙谷僅得數畝其運
石甃輦木之工十倍其佗閱半載屋崇成焉凡所以尊奉經像頤
養高眞安方來館賓客無不審處其當或架木度飛泉以充日用
或闢地執嘉蔬以備淨供前導之以青龍之門旁瀉之以白虎之
澗按雲之臺招福之嶺列諸東南金鳳之山正陽之峰峙於西北
回繚者天元之崗開闢者東陽之洞松檜竹柏雨露一新山川巖
壑晦明愈麗然耳風爲聲而聲之無聲目空成色而色之無色使
遊禮之人瞻像以生敬學道之士因寂以悟元巖側舊有大石突
出數丈俯瞰其下登覽者頗以脆脆爲懼一日師謂眾曰盍爲去
之鎚鑿競舉數日才及毫末師笑曰若等何能辦此遂登其巔運

鎚三擊轟然有聲如雷霆響震巖谷其石已墮紫氣盤鬱移晷方散構殿之日執役者毋慮數百人食畢坐廡下師以巨瓢酌酒徧觴其眾四周眾皆醉而酒仍半師慮惑眾遽覆地師之神異如此其逆知未來召致風雨愈疾起死皆精誠自然而致不能殫悉自別有傳按仙經云玉虛者乃三氣中之一氣也玉者不染不雜璞散自然虛者精光明明而無形質譬若日月及大精明然而無有形質故爲虛今師之處道也惟寂虛默無形無象契自然之妙斂之於己則虛室生白施之於人則虛舟不怒浩浩蕩蕩不可得而擬議直與此名相並雖變化無常固不能終始也適因其門人解道樞朱景逸相拉來此得覽勝槩望屢舄於幕之因請記之辭以不敏而莫能姑據其實紀以蕪言如有作者請鑿此石以待師姓王諱處一道號玉陽子少遇東華帝君授以道要重陽真人卽其師也丹陽長真生長春太古皆同業伯仲也門人居天下者三之二且山谷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蓋廬山之美盡備於中當

時士大夫讀之慨然欲脫塵駕少揖清曠而無由今而來此豈非有□□者也貞祐二年五月望日朝散大夫前中都左警巡使賜紫金魚袋國傳記石刻拓本

河中府萬泉縣稷王廟祈雨感應碑貞祐二年柳伋

余自崇慶元年十月始令是邑歲屬凶歉民多艱食賴國恩汪濊開倉廩府庫以賑以貸由是而活者甚眾越明年自春徂夏旱甚躬率吏民遍禱諸泉祠廟或作醮焚詞或儲水設壇勤懇懇靡所不至六月雨始優渥秋八月禾黍與與然翼翼然孰不喜且謝未幾復旱或告子曰苗漸槁而好妨又生奈何憂感恐懼莫知所措私自計之詩云去其螟蟥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祖后稷也縣之西十里有稷王廟斯可禱矣乃率僚屬父老致詞懇禱迴轡而雲興至夜而雨作旣霑旣足而好妨掃地無遺是秋果大熟九月具牲牲酒醴鼓吹復率官吏父老陳詞致謝祭餘酒酣道士李若格暨諸父老跪而前曰稷王神靈應請記

此以刻諸石余亦喜是秋而倍收於他邑欲使後世君子非惟知
田祖之有神歷千百餘年而猶粒我烝民抑亦信聖人之言不誣
矣乃撥其實以爲之記然聊以記其事而未足以明其德也是繫
之以銘銘曰

厥初生民時惟后稷相厥地宜教民稼穡萬民永賴莫匪爾極民
不忘德今猶立祠更率父老懇禱致詞神之聽之降雨如期螟螽
既死稿禾復起易凶爲豐胡云不喜刻諸貞石永于千紀萬泉縣志

重修岱嶽廟碑

失名

殷湯之世盤庚五遷河南西亳卽其地也又周武王伐紂既畢倒
載干戈偃武之處故名偃師焉唐宋五代之時縣中焚毀殆盡唯
存三廟兩寺邑東道南有中天廟緣兵革之後邑人更爲岱嶽之
廟東門之內街北有□□神霄宮舊基□□以爲便自大定年間居
人遷其廟於此修完□□稍成就貞祐有詔得以在處神祠聽立寺

□名額道士絳陽李德如慨然有志勸率邑人豪右商度置爲岱
嶽觀命羽流延奉上眞香火亦因前所謂神霄□之舊址宜其復
爲道□焚修住持之所豈非預定之祀□歟僕此邑之頗老者又
喜李君之用心如此故勉爲之記皆貞祐四年季夏望日石刻拓本

乾州刺史抹撚公德政碑

武曦

刺史抹撚公世家大名路爲顯族卽天雄人也性通敏博學尤深
於易理泰和□□□□授翰林應奉累遷眞定府判戶部
外郎出補雲內同知磁州刺史移乾州乾□□□□幽恆
之衝□名難治公以治行選而才高□禦夙夜在公急則施之以
寬□□□□期於合禮賓禮賢德發摘奸伏吏民神明其政
莫或敢犯用惠文彈者豈無悔乎此公之政行以義則然也比年
旱蝗羣飛蔽天可爲駭懼犬牙□境界中之稼未嘗□□□
豐謂鳳凰食者豈無吝乎此公之政感以信則然也去冬敵大入

塞為寇公□□拒之賊不敢近以完其城其於他州邑劫掠生
口牛羊財物不可勝記公出□□□之奪歸殆盡諸縣土賊
因隙作亂至於四郊蕭然人跡斷絕盡為畏途權設鄉兵□□
□□凶徒十數輩乃定即命持弓刀者為寇賊持耰耒者為良民
潢池之兵由是以息此公之政勇於武者也公以敵寇不大治則
雖去而恐復至不可不為之預備蓋用□□□易守勝難無
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因人之
心方□□□關防高城壘濬池隍以至樓櫓千礮戎器戰具一
切繕完無不渾銳□□百世孫吳暗與之合□□蠲民疾措之安地此
公之政智於文者也雖然義信武文取之前事已足為美方□□
□百姓流恩澤布主德平政理訟帥之以身使就田里之安而無
愁怨之心雖古之能吏之績未有最此者也□□公長於治人而
不自矜其能勇於弭寇而不自伐其功春散秋收趨少卿之令昔
襦今袴慕叔度之來抑足以見□□樂盡治之賴而思無窮之

報也州人異公德政之美不可無記而欲傳之不朽遂屬於僕文
而頌之貞祐五年春三月望日頌云
賢能太守流福於人懿茲治行暖然若春羣蝗西飛州境不入年
穀用登我民乃粒外奸內寇方略以蠲仰父俯子千室鳴絃惟武
惟文不矜不恃聊以頌之永播其美

乾州志

鄧州重陽觀碑

麻九疇

夫李以冬實尼父書以為異梨以秋花景佺引以自咎今榜觀以
重陽李梨之類乎非也蓋物當落而再華者異乎天者也人已滴
而再樸者同乎天者也同乎天者為天道異乎天者為人道夫天
以氣論人以神論神得之於天神猶氣也天本陽肅物則為陰矣
人本陽接物則為陰矣天雖暫陰俄反乎陽故天能常天人一逐
陰而陽終不復故人不能常神且夫霜之落木曾幾晝夜而陽氣
生於黃泉與夫人大樸已散而放遁自若者豈不大異人能再
樸如大凝而霆大昧而暘是則榜觀以重陽者其有以警夫柱下

之門者乎柱下以樸為陽故其言曰復歸於樸後世方士之談不與柱下合舍道而修術故以樸為陽之說遂泯人之生也樸九而漓一則孩漓九而樸一則殆柱下之學其嬰兒之未孩乎樸非愚也樸猶素也未敗於五色樸猶淡也未爽於五味此沖陽亦陽也苟舍是而求陽擊鼓而求亡子者也求陽以樸終南王重陽豈其人耶予不知其何如人見其門弟子曰王重陽諱詰字知明重陽其號也有文武藝當廢齊阜昌閒脫落功名日酣於酒歲四十有八遇二異人得證元理彌復跌宕東邁瀕海從遊者眾既而悅於汴梁今鄧之鎮防營偏校王立登之蓬萊人幼嘗受誨於其徒自執干戈以衛邊藩蓋數十年今老矣思昔元言樂於恬退家之南有柱下古寺翦荆築垣乃建斯觀以重陽之門人王道賢韓鍊真劉志剛住持之蒙國朝恩例得請其額仍其師之號以榜之其椽甃像器蔬畦佃具工役之費凡二萬鏹皆王立為之一日託其同門于志慧吳通温持予故人王萬山書求予文諸石既不能拒乃

取柱下以樸為陽之意以警之且為之銘曰
 樸為氣母基無形無形之中陽所冥自從六鑿二竅成遂使晦魄蝕陽晶何曾一刻收心兵蕉顛鹿倒醒未醒元珠不覺沈滄溟誰能卻作抱中嬰力挽蒼龍還太清粵有畸人黜聰明獨騎元氣朝神京絳霄下瞰漢與星豈有微盃於宮庭陽之重兮大樸盈後嗣作觀師其名嗟我無言空籟鳴無言之言乃真鳴甘水仙源錄

陝州重修雪虛觀碑

辛愿

興定紀號二三禩歲在己卯孟夏四月陝州雪虛觀道士辛姓而希聲其名者因甯海羽客于君揭其地圖及其建置行事之始終以來謁文於予曰希聲世籍河東為平陽人自幼出家去鄉里遠遊參九鼎鐵查山雲光洞體元大師玉陽真人為道士頗窺至道之要大師諱處一姓王氏牟平人受道於祖師重陽真人為全真高弟與邱譚馬孫郝諸大仙伯比肩知名自世宗皇帝暨章宗東海三朝仍皆蒙禮遇錫號賜服為吾門光華年七十六厭世蛻

形於東牟蓋三年於此矣平生唱道偈頌文字頗多已盡播四方好事之口獨所著五言長韻金丹詩訣一章希聲私藏甚久人無知者今希聲年且老託跡於陝乃與二三同志創茲一居奉爲十方同門往來遊憩膳宿之所載惟先師元妙之文不可終秘不傳謹已刊石與天下後世修真之士共之然不得妙於文詞者記其本末則一切曖昧猶不傳也竊聞吾子好爲古文多從方外遊敬以請予嘉其誠篤不可辭且必不得免乃不辭而爲之謹按道宗原於黃帝老聃至列禦寇莊周氏廓而大之乃與孔子之道並列爲教於天下而不廢蓋其一死生齊物我會羣有於至虛而取其獨爲最妙者而其粃糠之餘猶降而爲天地神明內聖外王之業自司馬子長劉向葛洪之徒號稱閎博皆論著其美而不敢以爲小而世之昧者往往泥於糟粕以爲聃之書滅絕仁義禮樂不可以訓馴至晉梁君子清談亂國因以異端非聖詆之過矣夫竊嘗論之今所謂全真氏雖爲近出大能備俟黃帝老聃之蘊然則涉

世制行殊有可喜者其遜讓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愛似佛至於塊守質朴澹無營爲則又類夫修混沌者異於畔岸以爲高黜滑以爲通詭誕以爲了驚聾眩瞽盜取聲利抗顏自得而不知愧恥者遠甚閒有去此而卽彼者皆其人之無良非道之有不善也然則希聲圖創建立以待學者其意蓋亦出於如此故予有取於是而樂爲稱道庶將來聞其風遵其途以遊黃帝老聃之闕闕者知夫聖人道之大全固有所在不可滯乎一曲而已其觀之基址以畝計之者五而以置其地以承安之至申聖堂厨所雲寮皆備具於三寶而廣其制度不侈不陋是時兵餓方相仍故其措置大略如此其最竭力同事以興是役者武道堅希聲同郡而年甚先今者死已久其費錢買額贊成之者李成咸平人世爲宦族清修好道今方以材選爲令於杞于君名道顯淡守中皆與希聲同爲門人云

甘水仙源錄

重修面壁庵碑 興定四年

李純甫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
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
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
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
中國之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慈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
於明白處索元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
誣爲怪誕詬爲邪淫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
之而不觀目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
宗乘泊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悲夫梁普通中有菩提達摩大
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
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
如有甲第非主人則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多魁閣
磊落之士碩大光明表表可紀劇談高論徑造佛心深於義學沙
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

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穎濱得之以
釋老子吉甫得之以注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
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
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
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頃如
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章
亦爲遊戲三昧此師之力也新學晚生愧無以報今因少林主人
志隆命其侍者海淨問訊屏山日照了居士王知非暨劉菩薩并
其徒儲道人重修面壁庵旣已落成請記其歲月時大金興定四
年中元之前一日也隨喜之餘又洗手焚香而爲之贊曰
元關未啟玉鑰生苔靈臺未洗金鏡塵埋鐵牛穿鼻石女懷胎孰
爲巨眼鼻祖西來舟行萬里禪心如灰壁觀九年梵音如雷不戒
而戒不齋而齋一衣一鉢五葉花開或杖或拜或嗔或舞警欬揚
眉鬢呻舉武或咄或咦或吽或普柏樹藥欄燈籠露柱彈指張弓

吹毛擊鼓跌宕形容逕庭言語太漫汗中剔渾淪處有者箇在又
恁麼去津然可口如甘露漿薰然入骨如蒼葡萄香如發管鑰如施
印章金仙海藏同時放光竊吾糟粕貨吾糝糠粉澤孔孟刻畫老
莊八萬四千清涼道場屏山說破誰敢承當

石刻拓本

新修雪庭西舍碑

李純甫

昔達摩大士面壁九年神光宿業儒術且尙元學遂見祖師於此
地立雪斷臂方得西來意盡發孔老言外不傳之妙大顯於世士
大夫有疑之者僕作面壁庵記已辨之矣此記既出諸儒有譁而
攻僕者曰觀密二師固學佛者李翱王介甫呂惠卿蘇子由張天
覺亦佞佛之徒耳如伊川東萊無垢諸先生之書尙在所謂陽擠
而陰助者多矣真得祖師掃蕩之意學者疑其云云是時痴兒不
得說夢也如致堂先生胡宏在伊川門下排佛之尤者著崇正辨
七十餘篇詬罵靳笑無所不至雖然止罵像季以來破戒僧耳近
得其所著讀史管見其言歷詆諸儒謂荀況正而失之駁董仲舒

粹而失之泥揚雄僭而失之懷王通懿而失之陋韓愈達而失之
淺由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無知道者至於斲輪操舟之工雕刻
刺繡之巧累丸竹竿之習及其精也疑於不可思度況人之所以
爲人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真以治身土苴爲人之說佛
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又曰老莊之言奧窅未易
非苟揚諸子所能及又曰深讀佛書其庭戶未易知其奧窅未易
窮其辨未易折其精極之地未易到豈老莊所得擬哉其說如此
學者當熟思而詳考之吁陳無已謂儒者不得其傳固得罪於儒
者僕謂儒者亦得其傳又得罪於儒者然則儒者果得其傳乎果
不得其傳乎得與不得相去幾何嗚呼噫嘻孔老復生不廢吾言
矣遂書此言以爲雪庭西舍記

嵩書

重興文憲王廟碑

游淑

乾道儲精星辰闡其曜坤元孕秀嶽瀆成其形稟其精鍾其秀不
星辰不嶽瀆化而爲人是謂聖者則文憲王其人也王德巍巍道

恢恢周流乎百行範圍乎眾善如其聖如其聖方其爲子篤行而
孝突而弁兮冠冕諸子近事武王乃清王室謂天討不得不行大
鉞一麾則諸侯爭先馘紂矣謂寶命不得不救植璧昭告則王疾
翌日乃瘳矣其後武壽崩成幼嗣鼎業未安旌搖旂贅王乃慨然
爲憂攝政踐祚而治柰何讒飄山謗薰天謂弗利孺子而四國流
言市虎之疑旣成東山之征莫返桃蟲肇而集於蓼鷓鴣悲而毀
我室然忠赤在已不厄不昭天變俄彰朝廷盡弁金滕旣啟王泣
賜環豈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至如伊摯聖臣也殊勳丕業
格于皇天而王與之比肩故世稱伊周伊周在嗣君與在社稷亡
伊周先亡旣周旣伊變亂漸衰不伊不周姦逆橫流孔子聖人也
金聲玉振集厥大成而王與之齊名故世稱周孔周而孔作之述
之孔而周王道誕章周孔道行天下文明周孔道謝萬古如夜吁
大哉之至於斯也子則孝弟則悌臣則忠道隆乎一代言楷乎萬
世天下之能事畢矣聖人之人倫至矣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舜

弗可及矣淑請續其說曰後世雖有人臣文憲弗可及矣渠不信
夫渠不信夫岐山太王邑周之地也以其故邦爲建王廟旁接鳳
鳴之岡中穴潤德之泉地幽勢阻萬木森列憑高縱觀寸寸古色
眞神宇之所宜處也往年安定御史李公守節嘗宰是邑公龍游
學海虎守聖門嫉誕說若探湯尊正道比軻愈先是有贍廟田十
餘頃久之耕者侵之旣公患之未有以覺舉適有黃冠者私詣上
府市斯廟以作道觀□□□勝之公聞之大怒曰吾可以并案若
屬矣立呼黃冠責曰若敢唐突底柱耶戢吏縛冠繫於獄以上聞
府府以聞按察司按察是公下其事令理決之公卽正冠之罪而
褫其勝并贍田一爲改正其具存焉今縣令岐陽張侯衮心先聖
學習良吏才三輔藹仁化之稱朝廷屬表選之望矣下車之初悉
聞其事乃歎曰王之廟日月也不幸而爲冠所毀日月之蝕也幸
而爲公所復蝕而更明也使他日復有毀之若冠者則縣令之責
也縣令之責而不先刻之石終無以爲質也於是錄其本末咸刻

諸碑將使膺是責者以李公去邪為己任以黃冠肆欺為常誠三軍之帥可奪也去邪之志不可奪八佾之僭可忍也肆欺之罪不可忍斯張侯之心歟遂復新廟貌緝殿廡構山門而隆威嚴建碑亭而萃眾作俾淑鋪辭以垂不朽淑也才微識淺敢辱斯述伏念諛鬼神以空文佞佛老而曲筆較其所取猶無愧焉則何敢辭銘

曲阜舊宅魯王欲毀一聞天音驚悸而止文憲廟貌黃冠潛移李公力拯仆而植之莫耶指日物不敢蝕飛廉決氛復見太極猗歟張侯克大芳猷著於貞石何千萬秋凡百為令勿忘翼聖尚監茲文以為龜鏡毋使廟污毋容冠欺李公之志張侯之規岐山蒼蒼渭流洋洋神宇儼然岐渭之陽興定五年歲次辛巳正月初一日

建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八十一

甯曲社重修食水碑

興定五年

高 褒

惠本於心者其益大作有乎利者其行久蓋君子之心目民之害

者相與除其害苟可以利人者必務興其利故其本心之惠利物之作非止加於一時使百世之下永賴其功而稱頌之雖欲湮淪無彰而其可□乎鄙之東南有村曰甯曲右高阜左平野清渭經其北太白當其南厥田沃壤物產蕃茂則富庶甲於境內者也然土厚而泉深人贏於井汲賴有流水繚於藩籬門庭之間為斯民之大便僉云此齊相甯戚所導之水也相之故宅遺址猶有存者焉名之甯曲者自此始矣又村之東北有二塚曰相之塚也歲時祭祀故俗相傳禮無少衰蓋思其德而敬其塚猶人慕羊公之德而淚峴山之碑也或曰初相嘗往於南山下中道遇汲者問之知其艱於獲水乃惻然作意盼隰瞰原順夫地勢渠而浚之決赤谷之水北過於亮伏暨李義村又北過於吳家社以至於甯曲又析水之數分入留番干董延其水之所行及所流之多寡二者有常無相爭奪使上下居民均得食用不假於遠負而深汲逸其所勞而易其所難噫賢者之舉其利溥哉降及後世古道寢遙淳風殄

滅眾暴寡強陵弱瀕於上流者盜決其水專於己而遺於眾使夫居末流者當暑曾不得涓滴以相需構怨連禍訟於有司者積年不絕然則始之所以養人者今適足以害人是豈前賢導水之意哉夫智者創物則能者述焉明者作法則愚者守焉後之人當修廢革弊納民於軌度以和其心志以息其憑陵均水利於室家不亦懿乎儒生劉文秀者乃甯曲土人也世號富家目擊其事慨然有澄清兼善之志遂哀眾具牒詣有司以請曰夫民之用水固有定制自下而上強不得陵弱富不得兼貧遵其次序周而復始重其罰以防於姦邪明其禁以示於弗渝然後水之利可均民之訟可息不惟發揚賢相便民之餘休抑亦副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之意也時治郿者皆賢深然其辭判而授之一日劉與鄉友於褻命以爲記褻曰夫述一事紀一功當在於俊才傑士其淺識寡學者將何益哉牢讓數日竟不見察褻寓居於教坊常往來於甯曲素辱諸公之厚盼辭不獲已於是退而援毫以書其父老之所云爾

二曲高褻記 石刻拓本

汝州寶豐縣新修炎帝廟碑

王道衡

禮之有祭祀所以報本反始也豺祭獸獺祭魚出於天理之自然聖人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焉耳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謂其食田鼠也迎虎謂其食田豕也在物尚爾況於古之聖君其忍忘之乎祭法曰有功於民則祀之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由此言之祭祀之禮豈可苟然而已哉在昔太古洪荒未有火化斯民飲血茹毛若禽獸然迨乎神農氏作創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播種置日中之市以通天下之貨財而又慮其疵癘而無料理也親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中七十毒醫術由是而興焉其仁民愛物福及後世也可謂深且至矣血食萬代不亦宜乎其柰世之愚民多尚譎怪以邀福於淫祠之鬼者滔滔天下皆是也其視上古聖君啟衣食之原救疾厄之苦者不知爲何等物矧肯廟而祭之乎異哉王和者澤州之高平人也大定閒商賈於斯

愛其山水之明秀土壤之肥沃因而家焉鎮北有頽垣廢址詰諸
 故老曰此昔日之神農廟也喟然歎曰吾鄉崇祀炎帝不意是邦
 亦能爾也遽發誠懇慨然以興葺為己任眾皆悅而從之有曰王
 政連者又從而輔翼之於是庀徒揆日鳩工聚材入山行木必躬
 親之乃斬板幹礱砌礎陶甓勤垣墉經營弗亟而徧戶子來歲
 星甫周一起而新之靈像既妥孔肅其儀丹牖載塗金碧以輝凡
 四方之人齋明備服以承祭祀者肅敬之心油然而生矣則神之
 格思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其偉歟迨貞祐之三禩
 衣王守道者來住持之朝夕洒掃極於精潔有請於朝敕賜通仙
 觀號又足以成就王和等之美意也和年六十有八以壽終乃子
 庭琇以桑梓之舊不遠數百里來乞言於余俾道其始末刊之翠
 珉以傳示永久余嘉其勤懇之至而盡為子之職義弗克辭故直
 言其實以告來者云時正大改元歲次甲申正月初吉日王庭琇
 立石 寶豐縣志

重修府學教養碑

正大二年

劉涓

蓋聞擾攘之後必有維新之圖憂患之餘必有增益之智不然安
 得勳高前古措世隆平者哉我國家應天順民雖馬上得天下然
 列聖繼承一道相授以開設學校為急務以愛養人材為家法以
 策論詞賦經義為擢賢之首天涵地育磨礪而成就之是以將相
 全材磊落閒出其大者俊偉雄傑光華汗簡其次者猶能以謹朴
 廉潔自重從源徂流號稱多士郁郁彬彬追蹤三代及乎妖孛躔
 次氛翳元都素教皇風開闡未暇仰惟行省參政金源完顏郡公
 卓然忠節深結主知名高建武之功臣親沐貞觀之政化英風義
 槩北伐南征沙漠江淮威名大震輕裘緩帶歌雅投壺碩德元勳
 超今邁古軍國議餘乃會參議知府石蓋公尙書張公暨潭府英
 髦而謂曰自兵凶以來貴胄氏族子弟流離關中者為多伍庸隸
 儕俘民恣意於菹博彈弋之間相與扇矚為惡未見能善其後也
 事有似緩而急者其此之謂乎聞之府庠贍士田舍皆前賢清俸

所營吝而弗與何以副明天子崇儒設學之意乃發廩粟出帑資以爲齎鹽之費而教育之慮規矩之不肅以行省郎中宏文裴滿蒲先外郎集賢上黨張士貴都事裴滿世論龍山高誼柱石廟堂著龜帷幄胸中萬卷書筆下數千言道學淵源爲世模範俾提舉焉奉政元顏德正直郎邳邦用皆當世聞人老於學問俾教授焉於是檄有司督工役支領補缺聯斷洗昏植踣碑於茂草基廢址於鞠蔬殿宇翬飛石經堵立齋廚廊廡煥然一新濟濟乎洋洋乎聚秀異而誨焉易以經之禮以緯之詩書以成之春秋以斷之標準語孟鼓吹韓柳博採於歷代史氏日漸月滋作爲文章華國藩身厥蹟茂矣可謂過晁董麗卿雲誠貫道之器異夫雕花草而狀風雲也每月旦二公詣學宮鎖院私試擇掾屬馳聲場屋者同考之選猶禮貢嚴類棘圍明鏡前平衡下蚩妍卽辨銖兩不差士子得占榜者同華袞之賜其勉勵又可知已屢以省醞百壺見覲助醉經之餘旨講鄉射之遺風酌唐舜薰釀味周孔醕厚斥諸子之

澆漓黜老莊之淡泊吸幽挹元發爲英華陶然於洪鈞之中豈設醴之比哉將見直玉堂侍金馬謀正體斷國論詔感卒泣檄愈頭風一書下燕國三箭定天山孰謂秦無人也諸生其勉旃勿負我良相賢大夫教養作成之意正大二年十二月中澣蒙泉劉渭謹記

金石萃編

隴州汧陽縣新修玉清觀碑

李邦獻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聖人之所深惜也物有垂成而不遂者君子見之亦豈無慨然傷悼而欲遂人之心汧陽玉清觀營建有日矣旣成而復謀記之於石以延安令常元亨爲文期日刻之適西北寇至以是遂輟今猶未克摹勒是可歎也頃西省郎中粘割公子陽被檄自朝郡入於鳳鳴道經是邑其宰導而謁之旣至堂廡清肅門壇闐寂檜柏森密竹木叢蔚而又汧水北來石壁當其衝勢若窘束不得逞回折而流湧湍激射若雷之殷殷然其區處域別皆有佳趣或面山而廬或枕石而軒山光在目水聲在耳四顧洒

落殆若世塵所不到悵然眷戀而不忍去周行徧歷見素碑瑩鏡而無字刻詰諸主觀因得常令所爲文然邊幅破裂字形漫滅絕去者十二三讀至行盡每每句不相續至於經始落成猶未見爲文之始泰和丁卯歲爾公曰石旣礪矣文旣成矣何待而不遽立也主觀答以兵革之故公執紙惋歎卷而懷之因許以補亡葺罅而後命工開鐫必爲若輩終是業也一日僕以事詣府謁公於普照方丈以此文示僕因命考之其大略曰縣之東南抵汧之石岸岸相對如門土人謂之石門或傳導汧入渭禹之所鑿也瀕岸而北藉石臨水有地廣袤數畝始全眞蒲察師卜庵於此師操行清高刻苦於道由是人敬師之旣而羽衣黃冠爭築室於其側皆願執庚桑楚之役他日師集其眾而告曰吾與若輩兀兀然日無所爲而棲此煙霞之勝境具何福緣而享此樂也歟夫作一己修真之地曷若爲萬民祈福之宮吾願於此起觀宇使神明有所依止不亦可乎眾伏膺師訓唯諾而退皆願協力而贊成之乃相與行

化於縣於是遠近響應結緣而來者絡繹如市富以其財貧以其力故材木磚甃凡所當用者刻期而備殿宇像設與其所當修起者不日而成旣而請額於朝廷而勅賜曰玉清居無幾何師忽不疾而逝續息不屬而視之宛然如生同學於善慶與門弟子思師之德龕其像而事之其始終可見者如此而已而公徐曰子爲我因其舊文而更新之僕以初未嘗親歷其地且所誌者不詳而欲固辭因語公曰道家者流而以清淨無爲爲本今師勞人之力而糜土木之費非所謂知其本者也何以文爲公曰不然常善救人故無棄人老氏之微旨也師佩是言而有度人之心然人之稟賦各異天資厚者善由中出而易入於道薄者扞格而不能合故假神明之像使日知所敬以畏其外由之以厚其中也師豈好爲浮夸侈靡者哉況因夫人之所欲爲而爲之非能力使強斂烏得美是而訾師也且夫物旣有成而微闕者因而成之亦士君子之美事也又何辭焉聞公之言卽公之心則知廢者皆可以興墜者皆

錄 可以起因援筆而粗書之正大乙酉季冬二十七日記 甘水仙源

中嶽廟碑

李子樗

名山之在天下爲不少矣其間巍然爲國之巨鎮者靈嶽有五嵩其一也然恆衡岱華皆據其區域之偏孰與夫宅四方之正中得土行之正位峻極于天若是之大者乎此聖王所以載在祀典享以帝號尊而廟之古今所同也如漢之元封增祠太室創爲奉邑名曰崇高亦示其尊崇之意禮至隆也唐之登封用標神嶽因以屬縣改曰登封亦取其封祀之義儀至縟也考厥由來蓋有是祠然後有是縣縣非徒置也爲祠而置之也則爲縣宰者豈可不敬而奉之哉聖朝有天下以來歲時之祭特命有司行之祠宇之廢亦命有司修之著爲常令其爲人臣者固當遵奉其令也然歲時之祭已聞有司行之矣祠宇之廢未見有司復修而崇起之也越正大之五禩蒲察公以廉能辟來宰是邑下車未幾已有能聲一

日謁祠下觀其棟桴摧折丹青漫滅慨然有完葺之志以爲國之事莫大於祀典之經莫大於祭今神宇如是上無以妥聖帝之尊嚴下無以副邦人之瞻仰殆不稱明天子所以重祀之意豈君令臣行之道歟乃具狀以聞旣而公檄委公以本職監董其事公以得遂所請卽舍於廟側朝夕從事籌計募度以官給所貯白金悉就工役於是居民子來荷鍤輦土運斤制木陶甃甓施繪藻支傾而正易故而新皆忘其役使之勞蓋公能說以先之也公又喜割已俸以佐其用胥吏亦樂出已財以爲之助故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所費省而其功大經始于正大己丑之五月落成於是歲之九月觀其殿宇復完廊廡載整儀像之采服增飾樓觀之甃瓦更新門闥階陛悉加整肅華不侈質不陋一遵曩日制度而潤色之至於三浚寒泉益祠室之清六植仆碑增祠室之觀公之用心可謂盡矣所謂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也宜乎廟祠烜赫炳耀眾目駭視恍如復幻出一新盛景於斯也然公猶以爲未盡輪奐之美恐有

負朝廷之委任也非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者能與於此哉縣人張師魯等樂觀其事來請於僕以記之僕喜公政迹之多善此又善政中之一端耳姑以經始落成之歲月而識之敢爲之銘其辭曰維天之清有柳其星精氣下降孕爲嶽靈惟嶽之位宅中央地其勢巍高其德剛粹漢唐之隆禮具升中仍置奉邑崇高登封國朝累聖山靈告慶歲時之祭有司是命公來下車敬謁之初載瞻棟宇歲久摧如乃撫祠令具以申請既而公府委公完整公意欣然度官府錢悉就工役說以爲先仍割己俸以佐其用胥吏聞之亦爲風動及臻厥成炳耀丹青儼若儀像崢然棟楹縣人好事請僕以記惟公之功暨公之治已播民歌功成治異更待僕言是爲言贅

石刻拓本

全真教祖碑

完顏璫

皇圖啟運必生異人大定隆興道圓賢哲夫三教各有至言妙理釋教得佛之心者達摩也其教名之曰禪儒教傳孔子之家學者

子思也其書名之曰中庸道教通五千言之至理不言而傳不行而到居太上老子無爲真常之道者重陽子王先生也其教名之曰全真屏去妄幻獨全其真者神仙也先生名喆字知明應現於咸陽大魏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先生美鬚髯大目身長六尺餘寸氣豪言辯以此得眾家業豐厚以粟貸貧人惠之者半其濟物之心略可見矣弱冠修進士舉業籍京兆府學又善武略聖朝天眷閒收復陝西英豪獲用先生於是捐文場應武舉易名德威字世雄其志足可以知還被道氣充餘善根積著天遣文武之進兩無成焉於是慨然入道改今之名字矣會廢齋攝事秦民未附歲又飢饉時有羣寇劫先生家財一空其大父訴之統府大索於鄰里三百餘戶其所亡者金幣頗復得焉又獲賊之渠魁先生勉之曰此乃鄉黨飢荒譬如乞諸其鄰者亦非真盜也安忍陷於死地縱捨使去里人以此敬仰先生愈甚咸陽醴泉二邑賴先生得安是後於終南劉蔣村

荆別業居之置家事不問半醉高吟曰昔日龐居士如今王害風
於是鄰里見先生曰害風來也先生卽應之蓋因自命而人云正
隆已卯季夏旣望於甘河鎮醉中啗肉有兩衣壇者繼至屠肆中
其二人形質一同先生驚異從至僻處虔禱作禮其二仙徐而言
曰此子可教矣遂授以口訣其後愈狂詠詩曰四旬八上始遭逢
口訣傳來便有功明年再遇於醴泉邀飲肆中酒家問之鄉貫年
姓答曰濮八年二十有二姓則不知也其異歟留歌頌五命先生
讀餘火之文載全真集中自此棄妻子攜幼女送姻家曰他家人
口我與養大弗議婚禮留之而去又爲詩故以猥賤語詈辱其子
孫其末後句云相違地肺成歡樂撞入南京便得真後別號重陽
子於南時村作穴室居之名曰活死人墓後遷居劉蔣村北寓水
中坻凡肆口而發皆塵外語鄉人唯以害風謔而未始詢其意遇
游則挈一壺行歌且飲有乞飲者亦不拒或以壺取水與人但覺
其釀香冽異常後復遇至人飲以神漢因止酒唯飲水焉人聞先

生口鼻閒醞酣之氣而已醉矣大定丁亥四月忽自焚其庵村民
驚救見先生狂舞於火邊其歌語傳中具載又云三年之後別有
人來修此庵口占詩有修庵人未比我風流之句凌晨東邁過關
攜鐵甌一枚隨路乞化而言曰我東方有緣爾七月至山東甯海
州郡豪有馬從義者先夢南園仙鶴飛翥未幾先生至馬公信猶
未篤先生於鶴起處築全真庵鎖門百日化之或食或不食又絕
水火庵至馬宅幾百步復隔重街馬公寢於宅中樓上門戶扃閉
先生遇夜親對談論不知從何而來人欲寫其神左目右轉右目
左轉或見老少肥瘠黃朱青白形色無定人不能狀之馬夢母曰
有客呂馬通者未嘗語人次日先生訓馬公名曰通馬復夢有梓
匠周生者傳道與馬卽辭乃尊有關中之行被席出家見一道士
入族人馬戶曹邸馬亦隨入見先生與道士對坐有馬九官人者
求術於二老先生曰教馬哥代我於是馬公誦歌一首約二
百餘字夢覺唯記歌尾三兩句云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

方翌日先生訓馬公法名曰鈺號丹陽子又夢隨先生入山及旦先生便呼公曰山侗至於出神入夢感化非一有譚玉者患大風疾垂死乞爲弟子先生以滌面餘水賜之盥竟眉髮儼然如舊頓覺道氣瀟灑訓名處端號長眞子又有登州棲霞縣邱哥者幼亡父母未嘗讀書來禮先生使掌文翰自後日記千餘字亦善吟詠訓名處機號長春子者是也後願禮師者雲集先生誚罵捶楚以磨鍊之往往散去得先生道者馬譚邱而已八年三月鑿洞於崑崙山於嶺上採石爲用不意有巨石飛落人皆悚慄先生振威大喝其石屹然而止山閒樵蘇者懼呼作禮遠近服其神變又或餐瓦石或現二首坐庵中人見游於肆或留之飯預言來餽者何神通應物不可概舉至八月閒遷居文登姜氏庵在張氏家食童子輩見目前琉璃瑪瑙珍珠眾寶競來乞取餘人則不能見於文登建三教七寶會九年己丑四月甯海周伯通者邀先生住庵榜曰金蓮堂夜有神光照耀如晝人以爲火災近之見先生行光明中

甯海水至鹹鹵先生呪庵之并至今人享其甘潔於是就庵建三教金蓮會至福山縣又立三教三光會至登州游蓬萊閣下觀海忽發颶風人見先生隨風吹入海中驚訝閒有頃復躍出唯遺失簪冠而已移時卻見逐水波汎汎而出或言先生目秀者卽示以病眸或誇先生無漏者卽於州衙前登溷凡爲變異人不可測者皆此類也在登州建三教玉華會至萊州起三教平等會凡立會必以三教名之者厥有旨哉先生者蓋子思達摩之徒歟足見其冲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萊人從之者眾獨納劉處元者號長生子有釣罷將歸又見鰲之什此四子者世所謂邱劉譚馬也又於甯海途中先生擲油傘於空傘乘風而起至查山王處一庵其傘始墜至擲處已二百餘里也其傘柄內有翁陽子號王自髻鬣閒嘗遇元庭宮主空中警化今呼云玉陽子是也與甯海州署相對有下隱郝生鸞肆先生倒坐於其閒郝曰請先生回頭先生曰爾不回頭拂袖而去郝亦隨悟乃廣甯郝大通也馬公之

妻孫不二者亦同入道早明心地世云孫仙姑者四哲之亞先生
門人又有此三大士矣先生一日告眾曰時將至矣明日西行道
友乞詩詞自旦至夜留詩曰登途上路不由吾雲霧相招本性甦
萬里清風常作伴一輪明月每爲徒山青水綠程程送酒白梁黃
旋旋沾今夜一杯如有意放開紅燭照冰壺筆尚未投從外有史
公者來送酒一座大驚先生勸人誦道德清淨經般若心經及孝
經云可以修證明日率馬公等四人徑入大梁於磁王家旅邸中
宿止時遇歲除與眾別曰我將歸矣眾乞留頌先生曰我於長安
樂村呂道人庵壁上書矣枕左肱而逝眾皆號慟先生復起曰何
哭乎於是呼馬公附耳密語使向關中化人入道至十年庚寅正
月四日口授頌曰地肺重陽子呼名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
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鄰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眾人同頌畢儼
然而終是後馬公傳道四海大行伏遇世宗皇帝知先生道德高
明二十八年戊申二月遣使訪其門人應命者邱與王也命邱主

萬春節醮事職高功五月見於壽安宮長松島講論至道聖情大
悅命居於官庵又命塑純陽重陽丹陽三師像於官庵正位邱累
進詩曲其辭備載磻溪集中八月懇辭還山至承安丁巳六月章
宗再詔王處一至闕下特賜號體元大師及賜修真觀一所十月
召劉處元至命待詔天長觀自重陽丹陽長春暨諸師皆有文集
傳於世嗚呼先生起西州化行山東道滿於天下名聞天子開發
後人使盡逍遙之遊豈不偉歟後先生五十六年嗣法孫汴京嘉
祥觀提點真常子李志源中太一宮提點洞真子于善慶二大士
眞實道行宏揚道祖者也殷勤求文於玉陽子友人樗軒居士居
士援筆而爲之銘曰
咸陽之屬曰大魏村山川溫麗實生異人幼之發秀長而不羣工
乎談笑妙於斯文又善騎射健勇絕倫以文非時復意於武戡定
禍亂志欲斯舉文武二進天不我與蓋公宿緣道氣爲主慨然入
道眞仙自遇頃刻授之口訣秘語人呼害風先生承當或歌或舞

以酒徜徉維摩非病接輿不狂肆口而發皆成文章燒卻庵舍拂袖關中乞化而往全真道東甯海因緣萊陽通融亟顯神異東人畢從陶汰真實杜絕虛假鍛鍊百端捶楚怒罵餘鄙解散四子傳化四子爲誰邱譚馬德其亞者王郝與孫共成七賢贊我真人玉陽長春大啟其門遭遇聖朝爲王之賓先生高躅望若星雲瀛海渺然仙跡宛存此道大行逍遙乎真

金石萃編參甘水仙源錄

完顏壽

昔人有言仙語無詞心傳道見神丹之訣洞簫之音流注於元虛渺漠之閒其得之者又不知幾何人哉隱之則紅霞丹景出之則琳宮金簡如斯人輩似有爲之士也士至於無爲無不爲攜壺曳履落魄於逆旅酒家之間吟嘯忘懷與風月爲莫逆此亦近乎大隱者矣德不孤必有鄰道不我須及人黃秦晁張東坡門下之四賢也詩文雄深筆力雅健故能宏先生之教馬譚邱劉重陽門下之四仙也道用冲虛處心清寂故能明祖師之道教何以宏道何

以明其實皆一心也其虛心明道者誰長真子譚公真人也師諱處端字通正山東甯海州人其父卽繆繚之工於權衡出入之閒無非平實輟己生資以資貧窘積善累行備餘慶而生先生公幼而秀發聲韻琅然人知其非常兒也甫及六歲因戲墮於井中人急下井救之見公安坐水上隨挈而出略無傷焉又所居遺火巨棟碎於榻前公方寢熟呼而起之神情自若蓋有道之士非水火所能隕越也至十有五齡而志於學詠物警策其葡萄篇已膾炙人口及弱冠乃尊以玉名之遂涉獵詩書工諸草隸一朝因醉遇雪臥於途中卽感風痺之疾公喟然歎曰玉平昔爲行於世略無鮮益中復遇奇疾必非藥石可療之惟暗誦北斗經以求濟忽夢大席橫空公飛昇欲據之見北斗星君冠服而坐公叩首作禮閒恍然而覺自茲奉道之心篤矣至大定丁亥歲仲秋聞重陽真人度馬宜甫爲門生公徑赴真人所祈請棄俗服羽執弟子禮真人付之以頌便宿於庵中時嚴冬飛雪丹竈灰冷藉海藻而寐寒可

墜指真人遂展足令抱之少頃汗流被體如置身煩甌中拂曉真人以盥洗餘水使公滌面從滌之月餘宿疾頓愈於是公推心敬而事之其妻嚴氏詣庵呼歸公怒而黜之公拜禱真人求道之用真人以四字秘訣授之遂立公之名字焉又道號長真子師命公赴維陽與馬邱劉同處真人步虛詞中有達真譚玉之語味之豈小許哉真人至汴遺訓命四子主掌教門及重陽仙遊公與三大士負師遺蛻徑歸關中瘞之於劉蔣村祖庵之西隅供祭盡師資之禮頃有請長真齋者公不避嚴凝涉溪而往冰介於鳧舄之間足無所苦人咸異之後寓跡於河朔獲靡縣府君廟之新庵一日先生鎖庵而出云往衛州至夕廟官温生者見庵中光輝照映卽窗隙而窺之見先生逼火而坐温驚疑潛退未曉默遣人趨州託乞藥於師其人至衛見先生於臥內尙未起授藥而還復視庵中燃火猶未畢燼與薊子訓歷諸家之說異世而同科爾先生行業頗多不能遍舉姑略而論數事於後忍折齒之憤德也施夢中之

藥神也知巨僚之見訪明也書龜蛇以辟火靈也爲人德能通神明可濟靈非仙而何歟又聞先生不擇貴賤賢鄙不異山林城市俱以道化無非晏然作歌詩百餘篇目之曰水雲集宿慕洛陽天中之土人多道心有意作丹成之所因見洛陽之朝元宮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愛其山水明秀遺跡尙存有道士張永壽者時主觀事卽以宮之東隙地數畝遺之先生誅茅捨磔而庵焉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構庵請公居之先生於朱庵中神遊閒似與重陽丹陽遇報以仙期旋復返朝元之故居卽今之棲霞觀也觀在後長春邱公真人立名至大定乙巳歲孟夏朔日無疾留頌而逝異香凝室者數日世壽六十三昔嘗畫龜蛇者蓋已年巳月巳日歸真之預知也其門人王道明董尙志自童穉禮先生盡負汲香火之勤先生馭鸞之後數十年居仙塋之側主先生棲霞觀事與董生始終醮祭無惰擬行改葬因李公都運先生暨四大道師李公志源于公善慶王公志淵陳公無染以碑銘見囑於老夫敬喜而筆之

銘曰

重陽真人大道之師長真先生攝衣從之以心傳心神鬼不知我知至人生於聖時人貴其異我敬其實東齊發揮西洛留迹語見歌詩名傳金石霞舉元風雲開丹液野鶴昂藏靈龜寶章伏火制水順陰調陽分形入夢道術彌彰先生未亡千載馨香甘水仙源

以上原列卷八十二

金文最卷四十一

金文最卷四十二目錄

碑

重修元武殿碑 正大五年

李獻能

濟瀆靈應碑 正大五年

韓時舉

重修濟瀆廟碑 正大五年

種竹老人

改建題名碑 正大七年

孔叔利

商王河亶甲廟碑

樂著

重建顯烈廟碑

田特秀

薊州葛山重修龍福院碑

呂卿雲

重修真澤廟碑

李俊民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李俊民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李俊民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李俊民

澤州重修廟學碑

李俊民

以上原列卷八十三

河中府重修廟學碑 見文雅

段成已

猗氏縣創建儒學碑

段成已

霍州新遷學碑

段成已

谷山寺碑

杜仁傑

東平張宣慰登泰山碑

杜仁傑

重修襄陵廟學碑 見文雅

麻革

佐元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

趙著

重修中鎮廟碑

劉祁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以上原列卷八十四

秦志安

金文最卷四十二

碑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重修元武殿碑 正大五年

李獻能

河中控秦扼晉表襄山河形勝樓觀之美昔人稱之至於神祠佛刹亦金碧相望府署北城由逍遙樓而東次名閫堂有殿曰元武世傳元龜朱蛇靈應甚著歷世奉之唯謹兵火之餘悉為灰燼元光改元之明年王師復府城移置城下隘陋囂雜甚非所以妥靈揭巡度之意也正大癸酉前元帥完顏公始因故基掃除瓦礫殿而像之遂即高爽然府遷於防秋東西靡定人心搖搖神亦胡然而甯戊子秋元帥夾谷公奉命來鎮是邦周覽形勝慨然請於朝完城郭備器械訓兵撫民以為固守之計凡所以興廢補弊罔不修舉乃復加增飾煥然一新其於奉事之禮尤加誠敬由是人心怡然神亦以安顧元武廟未有記命獻能載其事謹按元武郡國

之所通祀徵於道家書謂能麾指神兵訶禁不祥以護國衛民者也今敵勢漸衰王師屢捷行將盡復舊疆神必有知之元帥公之忠敬神必有歆之下民厭亂久矣神必有察之必能請命於天攘斥勅敵陰有以相之也將見召乎風雲掃清妖孽洗滌山川復還舊疆觀神之力居多焉然則人之報神者豈有量哉謹誌於石以爲中興之兆云

蒲州志

濟瀆靈應碑 正大五年

韓時舉

歲在戊子天子以去冬不雨宵旰憂民粵春王正月遣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宮籍監使內□□□□藥局直長高佑銜命降香於濟瀆顯祐清源王天語一發不浹辰而雨至者三使車在路雪復盈尺民熙熙然咸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二月□□使高佑□自□京師由三城戴星而行未及巳刻已抵祠下謹默致聖意及所賜香酒拜祝於淵德殿尋奠紙於海紙立下如掣俄頃風行□□勢急洶涌有神物出其閒狀大數圍俗所謂二將軍

香延頸被紙延首東南且進且退如舞如蹈凡數四有望闕謝聖恩意中使高佑敬懼醜酒神迺前□及數厄悠然而去觀者如堵以謂聖主之德至誠感神躍魚之祥桑林之應方之皇朝邈不及矣天且不違況於神乎神且不違況於人乎中興之功日月可冀畢祀皆合爪致禮鼓舞而退吏□□爲□□未之睹也懇請立石以紀聖感之萬一敬謝不敏拜手稽首以書之正大五年春社後二日謹記

金石萃編

重修濟瀆廟碑 正大五年

種竹老人

大金正大戊子歲自前冬不雪迄今春未雨二麥頗旱百姓惶惶然皇帝之心憂民不啻遣資政大夫中常侍兼上林署提點宮籍監使內侍局令尙藥直長高佑戴星馳驛受命呈香禱於濟瀆顯祐清源王復日至祠正冠整服潔體齋心夙啟天誠夜獲嘉應膏雨已容耕春雪又及尺俄有神物出海領紙吞酒朝闕如謝使者迴京都異事奏上上深敬悅賜銀二萬五千星委自孟州長吏防

禦使僕散桓端提控同知納蘭和尙辭職監修構大厦之良材鳩
三昧之妙手重簷疊甍碧繪金嚴崇聖像謹飾從尊鴛瓦紺天
鳳門輝日役未十旬功興萬數殿廊齋廚創作一新也市民嬉游
無不祝讚匪靈應之神君豈可達於朝廷非聖明之天子莫能肅
於廟貌物成有日易舊更新聖哉神力德哉王言德耶聖耶猶不
能盡理述焉 金石萃編

改建題名碑 正大七年

孔叔利

府庠舊有題名然附他貫者皆闕而不書議者疑之正大乙酉行
省外郎集賢上黨張公以幕府餘暇閱月校試因覽是碑謂諸生
曰國家設學之意教育均矣每遇大比榜不乏人至於紀錄獨取
此舍彼則恐於獎勵之道未備迺命耆宿參訂名籍自高平李公
簡之而下得二十有八人刊之貞石以發幽光使朋來求價者履
跡景慕指某人隸業於此而登第某氏宦游於此而成名思與並
驅爭先其益可勝旣耶舊碑之建也制度頗狹歷年滋久得人加

多凡來書榮者或投隙抵罅僅容數字一何略也今茲告成極其
宏壯前所不載者俱見牆錄顧不偉歟噫後之登科者請隨榜如
式書之儻易舊矩而作新意非所望也敢以此告是年十二月中
澣日門人孔叔利謹記

大定十九年張行簡下

李仲略

高平

賈益

通州

大定二十二年張甫下

焦炯

開封

大定二十五年徐躔下

李秉鈞

大定

明昌五年張檝下

趙去非

定州

經義楊雲翼下

趙思文

定州

承安二年呂造下

賀天祐

三原

劉光謙

大興

高國鈞

鶴野

李著下

馮璧

真定

承安五年閻詠下

武洵直

武功

高崧

遂城

劉從謙

安邑

泰和三年許天民下

王嗣初

同州

大安元年經義第一

邢天祐

浮山

崇慶二年黃裳下

仇庭用

扶風

貞祐三年程嘉善下 馮辰 整屋 王元舉 扶風 高宇 勝 思

興定二年張口安下 李介 遼陽

興定五年劉遇下 口獻臣 口蘇邁 臨晉 李獻誠 河中 李恆亨

河津 經義喬松下 李獻甫 河中

正大元年王鶚下第二人劉繪 獻州司 張柔中 大同 楊侯 大興 張

邦憲 信州 李元 偃師 牛炳 河中 吳芝 澤州 邵邦用 定安 經義張

介下 張瑠 京兆 張珪 京兆

正大四年盧亞下 孔叔利 平陽 吳聽 澤州 張珩 京兆

正大七年李塘下 任嘉言 汾州 劉源 雲陽 龐漢 太原 郭士元 口

晉 經義孟德淵下 盧翔 豐潤 金石萃編

商王河亶甲廟碑 樂 著

茲地之所謂相者其來久矣夫相在大河之北乃唐之冀方漢之魏郡也介懷衛之閒清漳遶其北太行阻其西六峯秀而明萬金通而利東西延袤幾二百里其川衍其野沃其氣候平其風物阜

實為地之名區勝壤焉昔有殷十二葉河亶甲始都於此王之於殷也上則有太戊仲丁下則有祖乙祖辛祖丁盤庚其見有於書者則太戊以修德而殷朝消其異祖乙以巫咸而殷家尊其功盤庚遷都而殷道復其舊是君之作豈特六七王在其閒其賢可知也不然誠質之古書在酒誥則曰自成湯至帝乙成王畏相在召誥則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又曰亦維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多方則曰乃維成湯以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由是觀之故家之所傳積德累仁之事王皆與焉謂之賢君可知者蓋亦有據云當王之君相也大抵其治不過尊俎而已其懷民也必彰寬信其行師也必本仁義其示勸也必慎賞罰其見德也必克宅俊至於子惠困窮則必推湯之惠澤及禽獸則必廣湯之澤此雖無明據蓋觀其人而知其政矣惜乎書無所載蓋逸書百篇秦火之不存雖有孔壁之書汲冢之文皆科斗字時人無能識者故王之流風善政湮沒無聞焉文之

書者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數字而已以此遺蹟迨元魏置州曰相蓋取諸此也雖歷年綿遠其上思賢王之功德重相臺之始祖卽闐闐之東殿而像之爲一方之所崇奉故我王之血會於茲也蓋亦有年矣及遭兵厄劫火一然萬廬灰燼惟此廟無虞巍然獨存蓋神物護持有以致然也尋臻甫定城邑荒榛其後人煙浸復顧瞻王祠益禮敬而香火之遂仍之而增修前樓門廡峻垣旣血旣實有加於舊矣然素闕碑銘無文以識之一日同年張敏修忠傑道司倉寇邦甯國安里人趙松壽之踵門而告曰商王之廟吾鄉之祖也不可無記向以多故未遑茲事今日敢請愚以爲德之幽潛其光可發也廟不能災可神也人不忘本可嘉也著相人也義未當辭於是斂衽而書此謹係之銘曰

功大祀遠德厚流光欽惟河亶殷之哲王始都相邑法祖成湯配天其澤雨露汪洋世禩六百以道而長亦王之德有功於商史敘其事昔書之詳遭秦焚籍今已則亡嘉我相人允懷不忘其祠棟宇其像冠裳重始報本血會此方貞祐兵殘火炎崑岡天之所存予其何傷杳杳英靈優游帝鄉依依德澤鼓舞安陽補亡書篇誰爲文章發揮景爍日月煌煌區區勒石莫旣餘芳

陽縣志

河南總志 安

重建顯烈廟碑

田特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若范增爲項楚劃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爲彭城之廢人矣勇而義寡不能堅事君之節沒世無以成其名若呂布反覆無定雖巧中戟支未免爲白門之縛虜矣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雋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偉歟昔卯金不競漢火灰冷六合幅裂羣龍鬪野曹操以姦雄之資挾天子以令四方執太阿以用其穎以司天下之命窺圖神器坐觀西伯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先主以漢之宗裔稟寬厚之資負英雄之氣下將解黔首之倒懸上則懼高光之不血會也屈體待士紹復舊物公於是時以謂

子曹則助賊爲虐逆也子劉則輔正合義順也審逆順之理定去就之分委質於先主如風雲之從龍虎也左右禦侮周旋險艱有死無二及董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郝陸渾遙受印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議徙許以避其鋒江東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鼎足強國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公之力歟當時諸葛孔明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一世之傑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世說多稱策馬刺顏良於萬眾中遂解白馬圍爲公之美是豈真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方先主在許與操同獵公勸先主殺操而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公怒曰往日若從所言豈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公之好學通古深識遠見又有大過人者或者謂揖讓道衰世主往往以征伐建大業其武勇驚悍之將不可以數計奚獨稱公哉余請以西漢信布而論之初項籍急圍高祖於滎陽信爲大將破趙取燕走齊王田廣遣

使求爲假王高祖恨且怒賴張良躡足而悟因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何以假爲布初欲從楚賴隨何以奇計說布歸漢高祖方踞牀洗足召入見布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見帳御飲會從官之備始大喜過望彼旣北面爲臣乃前卻人主以求快已欲是皆市井要利者之所爲也豈若公當下邳之役嘗爲操所得禮遇甚厚公視高爵重賞藐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於戲士窮乃見節義方曹勢熾炎劉力孤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其義視信布豈得同日而論哉至今皓叟黃童樵夫走卒聞譚三國時戰爭之事則猶皆鼓譟踴躍以爲公之助若非以識去就分明挺忠義大節何能聲名暴白得人心愛慕之如是耶公在漢爲壽亭侯在蜀爲前將軍逮宋封武安王解實公之故邦廟在郡城之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其後本朝承平日久制作禮文咸秩祀典慮公之廟歲久將敝特降明命而完新之邦人隨富窘爭獻財力而助成之父老請余文以記余旣喜敘公之忠節休烈亦將

以律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遂爲之碑而系之以詞

漢日霾蝕黃星奕奕誦賢哲狐媚竊國劉實漢宗天下英雄哀我民惘紹復先功公初草服相時擇木予操爲辱幡然歸蜀萬人之敵飛超辟易忠貫金石始終一德魏將覆兵江東請盟華夏震驚隱然長城生爲虎臣沒爲明神四海駿奔豈特邦人條山蒼蒼河水洋洋山高水長英聲不忘

武安王集附錄參平陽府志

薊州葛山重修龍福院碑

呂卿雲

爾時釋迦如來以勝善天人生爲刹利王子初求出家時居檀特山又居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然後證無上果自世尊以降凡修道者莫不先屏紛華隱於山林期造元境於是有鳥窠雲巢木會澗飲之流或發大慈悲運大神力建大功德啟大道場使四眾有所歸依學者有所棲止此亦先達成道度人之意也薊州之東有山曰葛山昔唐初有智嘉禪師者玉田人也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恆誦妙法蓮華經洞究厥旨又喜平治道途橋梁

不憚勞苦師一日自歎曰吾太區區生豈若遯跡煙霞以休心乎於是仗錫雲遊遍歷林壑將選勝地至葛山之下覩茲有大乘氣象裴回不忍去乃穴巖以居師一夕月下誦經俄有鐘聲自半山來師驚異曰地固無寺甯有此聞因尋聲而往才及山腹見廢寺故基壞壁間有龍福院額石泉數處清淺可愛詰旦師結茅其上方半載忽夜有女子詣師作禮師問曰婆夷何來答曰某實非人蠶所化也於此受諸苦惱不知紀極比者吾師讀誦聖教某一心聽受是諸苦惱悉得解脫且無以報德將令左右五里永絕蠶毒言旣而滅事果有驗由是遠近歸向布施惟恐其後乃因舊址爲起殿廡俄成寶坊得未曾有及師示寂居多名僧大安間有感禪師者自東徂西屆於是院喜其清幽而駐錫焉師又居仙洞及醴泉院卽今大靜寺是也嘗往來此三處道宗聞其名召至禁中延訪移晷仍賜紫方袍加號寂照大師師勞讓數四不獲已而受之退卽敝褐光而不耀奚霽之人舊號難化師將入其部或患之師

謂曰孔子不云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時院中有引辭法師及師之神足左錄大師圓亭皆得法眼因謂曰吾去後汝二人協力住持遼帝重師所居特敕有司山門林麓禁其樵蘇左錄公門人善初善元善定繼居之天慶閒歲荒民饑寇盜充斥緇徒逃難解散院宇爲之一空遼國朝肇興削平禍亂慧日重光元風復暢初等三人卻返故山見其焚蕪之餘惟存瓦礫相顧悲泣因謂曰先師嘗以此院傳付我輩不幸殘毀盍復修而崇起之乃其請檀那數十百人告之曰夫教有時而廢亦有時而興汝等得脫兵厄皆諸佛之所佑也今欲經營遺緒於意云何眾聞是語已皆大歡喜踴躍贊歎於是富者施其財貧者輸其力智者計其用巧者殫其工期月之用斬斬一新制度輪奐有加於初正隆左錄殊公亦久其處今在院同溫法師者俗姓畢氏遵化人也自幼出家兩以讀經受具足戒都東施仁關觀音院嘗請師爲宗主未及二載厭其塵囂徑歸舊院藁蓆陶盂冀終老焉溫師念茲院始創

以迨於今數百年間替而復隆如是非一不有文以序之曷以信後人乃因余弟員一求紀其事故不可拒若夫佛道變化罪福果報已詳見於瞿曇氏之書茲可得而略也第取溫師所言外一辭不贅

欽定日下舊聞考

重修眞澤廟碑

李俊民

柳子厚書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陰昔者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自是所在營建者莫不用焉大朝龍集庚子九月十五日丙子悟眞觀樹落成之碑冠蓋雲集酌酒相慶循故事也或者謂碑之所云異其名也名雖異人心未嘗異也所慊者材不中度不足以壯福地此知自有石豈無知者乃相率而求之於荒榛閒微露節角出土而得之眞良璞也德方以易卦筮之得臨之節而大而可觀之象於是命工加磨礪焉無毫髮恨父老愕然相視曰夫神所依者人其有所待也或廢或興亦其數也耶事與

時會豈偶然耶是廟也自唐天佑迄今三百餘年庇休一方實受其福水旱疾疫禱無不應貞祐甲戌烽火以來殘毀殆盡幸而存者前後二殿神且不安人豈安乎由是感激奮厲踴躍就役斧斤者陶甃者版築者圻墁者不募而來不勸而從缺者完之仆者起之繪事之漫漶者色之不日而新無愧於初父老請以其事實之碑德方笑而諾之就用其石慰人心也其使之敬鬼神向元化振仙風德方有力焉因索余爲文以刻之其詳具於前後之作者言乏則幾於贅姑頌之以詩以告其成云

川原自秋色爽塏變荒土騰空仙馭遠閱歲遺廟古頽基埋草莽敗壁剝風雨枯松噪寒鴉老瓦竄飢鼠煌煌星各位耿耿月獨苦鞠躬香火民默與杯琰語真游厭塵雜非類敢狎侮豈惟奪時享乃又虐神主曾無一震威蕩滌還淨土黃冠得仙李起廢心已許聞聲應如響爭地築環堵圖全出眾力能事在一舉周旋禮俗中百福神所予刻石示將來不朽邁石鼓

莊靖集

重修王屋山陽臺宮碑

李俊民

王屋山者在底柱析城之東仙家謂之清虛小有洞天三十六洞天之一也壇之南十六里曰陽臺觀者小有洞天之一也其靡然而逝隆然而起似近而遠似斷而連隱隱乎山之陽者九龍戲珠嶺也東向二百步許溢天一之水白而不濁甘而不壞爲九鼎金丹之祖者洗參泉也巖竅其腹廓然有容噓吸元氣與山澤通者西北白雲洞也位高而自抑勢仰而還俯如竦如懼如趨如附北面而朝壇者華蓋峯也亂峯之閒邃而深幽而往窈窕而入延袤而上者紫陽谷也樹林叢翳虎豹卻走蕭爽森肅鬼神護守者上方院也自是出避秦溝陟瘦龍嶺躡仙橋款天門然後登壇而朝玉頂凌風汗漫披雲杳冥其去天闕猶咫尺爾時天界諸天悉以天眾見於每歲朝山之會宜其爲洞天之冠也大唐中巖道士司馬鍊師始奏置陽臺觀道場立像而嚴奉之並御書額壁畫神仙龍鶴雲氣等升降輦節羽儀金彩輝光滿宇遣監齋韋元伯齋

圖畫事跡題目奏聞時開元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也元祖之教
繇此而振山林學者皆生無上道心不退轉志宜其爲福地之冠
也又按司馬別集曰余屆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
元精一曰丹華又覩玉皇寶錄乃知上古丹寶並傳而莫不遐年
自夏禹後遂止亡有繼者余不敢漫泄復藏於名山以俟其人開
元十七年仲秋十五日記以是考之陽臺觀之成也在司馬鍊師
藏丹寶後之六年開元二十三年乙亥也下值大金貞祐二年甲
戌凡四百八十年兵火而毀觀改曰宮隨世沿革索其名爾嗚呼
玉笈秘文流運道氣猶有昇沈之時况巍峩華構豈無成壞耶累
代重規一夕焦土草木色斂煙霞氣沮方外之游未嘗過而問焉
正大四年丁亥林州先生王志祐由平水抵王屋周覽勝區感歎
陳迹慨然有動於心邑令及司氏昆仲挽留住持養道餘暇以起
廢爲事不募而役集不鳩而材具變污以潔易故而新宏大殿堂
修直廊廡復靈官之位列齋廚之次接遇則有賓館招納則有道

院其用簡其功速旋天關迴地軸華日月而平北斗其爲力也大
哉廢始於戌終於戌興始於亥終於亥一紀而廢一紀而興疑其
有數存乎其間爾先生少業儒術長慕元理年高行積境滅心休
幽人逸士望風稟受號曰棲神子一日與余邂逅於山前頗得其
所長蓋以靜爲基以慈爲寶慤而愿厲而温有竹林高致不嘯傲
昇平有盤谷雅尚不輕欺富貴味老子五千言不讀非聖書悟廣
成長生說不作矯俗事龍伯釣後長愁海上之鰲子晉歸時難駐
雲間之鶴大朝已亥歲三月二十二日壬辰登眞於嶽雲觀春秋
八十有八其徒曰定曰忠曰祥曰元曰温索余文其碑故欣然書
之以示來者其辭曰

太行肆元連亘王屋天設之險神奇所畜煙蘿渺然若化若遷誰
其主者小有之天天台鍊師卽宮於茲奕奕榮觀百世之基中原
驛騷劫火莫逃虐焰毒燎毀仙所巢猗歎王公復此故宮彼徒者
清始終厥功事舉其墜風振其頽濫觴元源實實枚枚欲去者留

既往者來雲軒羽蓋肅焉徘徊突峰秀巒光凝翠寒乍隱乍現聳
如髻鬢泉涌流決巖回望薄或抑或揚響如珮玦柏松茂悅芝芬
桂芳可糗可棖既壽且昌鶴翥龍矯鸞翔鳳鳴可駕可駟游乎太
清朝煙暮霞我仙所家坐閱人世浮如落花大哉道域悠久不息
何以誌之他山之石

莊靖集

縣令崔仲通神霄宮祭孤魂碑

李俊民

人之生或幼而殤或壯而夭或幸而不殤不夭獲考終命者則榮
而獨或不幸而遭天之變人之禍邦之憲身沒而名滅者宗亦覆
吁幸不幸皆命也其視世其家碑其墓廟其貌而配饗不絕者異
矣夫不幸之中又有幸不幸者焉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故鄭子產
有言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所以歸之正謂此也道否以來兩
政交惡玉石俱焚冤魂無依哭聲相聞哀於泰山之虎猛悲於桓
山之鳥別其無所歸幾何不憑於人而為厲者哉當是時也生且
不遑恤況夫死者乎獨晉城縣令博陵崔公達惻然有動於心乃

於野外拾遺骸而瘞之又與前上清宮提點大師孫景元道正李
處靜十月十五日就本州神霄宮設黃籙大醮為壇位而祭也其
幼而殤壯而夭者在此位幸而不殤不夭考終命而榮獨者在此
位不幸身沒名滅覆其宗而無配享者在此位師乃於元科之外
以幽明之故始終之說施報之理因果之事發揚呈露豁人心而
駭鬼聽公乃吉蠲從事其迎來也有餘敬其送往也有餘哀欲其
慘而來舒而往新大故小皆適其歸嗚呼恤人之所不遑恤使不
為厲合於子產之言識者以為知禮其可以無辭乎銘曰
雅廢國屯四海揚塵魂兮來兮天地廓清虐焰方沃蠶蜂搖毒魂
兮來兮鱸鯢被戮干戈厥躬腹背勅敵魂兮來兮靈臺偃伯骨肉
不收離居蕩析魂兮來兮宜爾家室不周之粟不虞之臘魂兮來
兮今薦馨德不屋而號不宮而弔魂兮來兮今有寢廟忠肝義膽
不辱不屈魂兮來兮此乃血會暴露風日沙場草白魂兮來兮此
乃掩骼洋洋如在曳曳而出公之豐潔是享是格如歆而類如祀

而族公之信孚宜介之福

莊靖集

郡侯段正卿祭孤魂碑

李俊民

無戰之國民多壽好戰之國民多天夫戰危事也民之壽天係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書戰者二十三內戰敗績六外戰敗十二
豈惟戰者其侵伐襲討潰滅殲獲等例書者不絕故其民壽者少
而天者多豈惟民哉死而不得其所者何可勝紀或見於新城之
巫或啼於貝邱之豕或踊搏於寢邱之夢或叫登於昆吾之墟或
如若敖之餒於楚或如伯有之懼於鄭或與獻子而相訟或同實
沈而爲祟皆不得其所而又無可歸可哀也哉聞內史過之言者
則以物享之用鄭子產之事者則撫之乃止由是鬼有所歸無復
爲厲故筆之以爲春秋法自中國雅廢以來天道在北日尋干戈
無異於春秋之時糜爛之餘百怪爭見無異於春秋之民吁是時
也孰能以春秋之法享而止之哉澤州長段直念常在此欲爲之
而未暇也歲在鶉火毅然力行之應於郊野暴露之骸斂而哀之

卜葬於馬英得鳳凰之兆且其繇曰鬼宿騰芒積尸在傍月建之
下可以伏藏正月十一日壬午隨所指而窆焉乃以信士劉巨川
檢舉典常嚴修祀事外內戒飭以洽百禮建立壇場設無上黃籙
淨醮三晝夜位分三百六十不以遠近無主孤魂并設壇附薦亡
靈等眾一切召請而祭之十五日丑時解席告畢以清虛大師前
提點上清宮太上昇元內教秘籙弟子賜紫孫景元妙達大師前
管內威儀太上正一三五都功賜紫李處靜奉行法事暨法籙道
士程德元等四十餘人三時行道華夏步虛備演三洞靈章敷露
五方真文拜表啟元散花賦水惠風與薌燎清塵璧月共燈輝縞
夜無礙筵前至者相鄰昇仙橋畔度者爭光聽元始符命受九真
之戒佩昇天寶券出五苦之獄悔吝消行高障滅迴脫冥津咸
躋道域嗚呼死生之說果如何哉夫死者生之盡物之變者也其
有知乎其無知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與木俱腐乎豈精
爽在天結爲光輝以助臨照乎將復還乎名山大川返其英靈之

氣乎豈奮爲明神廟會人世福善禍淫乎將厭人閒之勞貪南面王之樂乎是未可知雖聖人亦所不言然而於死者之禮尤盡其詳者蓋欲盡其事死如生示民之不忘也以春秋之事考之則見矣謹屬辭而爲之銘曰

懷沙楚騷江沈浪漂不有巫陽孰與之招縱橫戰場地塗肝腦不有李華孰與之弔豺狼路荒羈鬼相望咸歿厥祀君子攸傷悠悠返魂我公所賓享之吉蠲靡疎靡親肅肅靈壇我公所建誠之感格靡近靡遠盍簪星會恪居精思不倦於勤用相其事欽彼棄骸葬筮之地告以兆語於民之位暨啟冢土其日壬午入此穴處靈其鼓舞送之而往迎之而來來迎往送且敬且哀靡神不舉無虐神主以禮始終宜福是與亡者可矜存者可恤存亡之民係公休戚莊靖集

澤州重修廟學碑

郡之廟學舊近市宋至和乙未太守吳中徙焉憫其民之不喜儒

李俊民

術境內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於是聚徒養士以東里學規教授習俗稍變至元豐乙丑黃夷仲題秦氏書齋澤州學者如牛毛野處又云長平朱紫半夫三十年閒何作成之遽耶蓋不患民之難化患教養之不至爾金源百年由學校取士化未純而中原亂貞祐甲戌春元兵上太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丙子高鳳議重加修葺幾完而又燬惟大成殿僅存爲殘民所廬中外荒圯鞠爲園蔬矣逮我侯段公之鎮是邦也蒞政之隙專致力焉去瓦礫翦榛蕨峻以環堵廢者起之缺者補之廟像之漫漶不鮮者飾之志之所向與古人合昔文翁起學於蜀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弟子除其繇役不數年爭願入學富人至出錢以求之蜀地大化後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自文翁始我侯之首善也豈獨爲一郡一國立學之始歟安定胡翼之在湖州之學去來者數百人各以經傳相授以仁義禮樂爲業其教學之法最備後詔州縣皆立學建太學於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法爲太學法我侯之崇儒也豈

獨爲一縣一州教法之始歟田表聖知睦州下車興學表請入紙
 國子監印經籍以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孰若我侯購求多方私
 家所藏麾下將佐及趨走吏所得莫不出之又於東萊宋披雲處
 獲三洞秘書兼收並蓄幾萬餘卷上不煩於官滕元發知鄆州學
 生會不足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會而以良田飽
 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孰若我侯取附郭田千畝以給
 之漳源郭資善暨從姪南士人王天與割己業助之下不侵於民
 王義方在吉安也其民梗悍不馴乃遷生徒開陳經書行釋奠禮
 人人說服我侯之來響也率僚屬具牲幣遠近學者畢集鬻童執
 禮登降跪立靡不中節觀者異之賢於吉安遠矣常衮在福建也
 閩人未知學不肯仕官親加講導歲貢士與內州等我侯之敦諭
 舉子就兩府試預選者百二十有二人朝廷命加精進以聽擢用
 時議許之賢於福建遠矣噫凡人之於事好之而且有力無不遂
 我侯一舉兼數賢大夫之美力而好之者也多難之世好事者鮮

能爲人之所不爲人不以爲迂不待請於上而毅然行之人不以
 爲專先事而後役其功簡其效速人不以爲勞堂筵齋廡庖漏之
 次儲書之屋延賓之位煥焉一新制度稱其宜人不以爲侈既成
 之後束修子衿鼓篋入學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纓冠束衽卒出於
 戎馬介冑之閒其亦太平之象歟我侯戾止樂且飲酒三爵之後
 有拊楹而歌者曰學之邃如以藏以修學之曠如以息以遊愷悌
 博雅茲學之化周旋動容此學之風朝於是夕於是揖讓乎其中
 吾道不窮我侯之功何以報之從祀學宮不才閣筆視久矣聞其
 歌而說之特書於石以俟木鐸之採焉山西通志卷八十三
 猗氏縣創建儒學碑

孔子適衛見衛人物之繁盛曰庶矣哉冉有問何加焉曰富之復
 問又何加焉曰教之此夫子一時問對之言實萬代爲邦之良法
 也觀夏商周三代之仁政所以淑諸身者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
 求其意初不外夫子之一言三代之學者於經可見教之有本末

行之有次第培植養育積久而後教化成風俗美太平之基立培之深故其成之也大養之漸故其傳之也遠計其效往往見於數百年之後有天下者莫長焉此王者之道也王者之道夫子之道也有國者賴之猶人之於穀帛不可無也故世尊以爲先聖祔之於學而以王者禮享之以門人配之百世不易非僭也宜也一治一亂學有弊而夫子之道無弊自天地大變天下之學所存者不一亂國朝革命事倥偬不暇給已嘗致意於學矣有以儒自名者命復其家恩之渥古無有也中統改元天子深惟致治之本在於富而教之分田峻之職以賞罰勸農桑設置學官以教養學者與夫子之言聖王三代才育之仁政其揆一也郡縣承風學次第以立猗氏居秦晉之衢冠蓋結轍於道有司疲於奔命學校事未暇計也至元癸酉李侯仁來主縣簿會釋奠先聖執事者埽地序位侯既祭以出周覽廟學遺址噫歎良久曰國家開設廟校廢如是可乎他邦皆有學而吾邑獨不能祇順德意恥也相基之舊以步

武計其縱九十五衡二十五規模下窄不足以營度邑人荆鑑施東偏地以廣基長闊分數與舊基址均其計地得畝三十卜日之吉揭竿樹表構正室二筵廣輪十一華而不浮儉而不陋輪焉奐焉神足以安宇廟曲回計二十架門弟子配享內外上下之序一循舊制春秋二仲三獻入奠各有其位麗牲登歌各有其所兩廡繪像餘地爲學者藏修之室應門居中皋門居外大小異制壯偉閎耀過者起敬始落於至元丁丑七月成於戊寅九月學之始基也越明年二侯靳麟哈刺帖木兒相繼而至議以克協惟匡輔翼不以餘事妨其役使李侯得盡心焉工告訖功李侯曰非二長之賢吾無以展其勤學之成二長之功也二長官曰學卒圖簿之勤至矣吾二人何與三侯相濟此廟學所以成也佯來主王生思承丐文以記之生邑人也常學於予得介以來謁乃語之曰學以養材求爲國家異日之用非徒徼富貴利達而已大學之道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國家天下其原在於致知格物格物之理以致吾之

知達則行道於天下而收兼善之功否則修身以自見猶能誦所聞以歌詠太平之盛美此朝家立學本指亦三侯所祈於一邑為士子者如此為士者勉之無媿三侯之用心可也前侯黑台奴有始基之勞今遷河東縣教諭曹蕭典史劉瑞董正先後勞亦與焉堂有基完葺之尚有望於後之君子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三侯所共李始基之二長繼踵維匡調護初終克鞏土木金石取其用乃新斯宮神罔時恫春秋釋奠典禮攸重翼翼元聖衣垂手拱學者見之惕焉增悚歲未再周功成何敏培植教基其永無隕

倚氏縣志

霍州新遷學碑

段成已

自京師至郡邑皆有學學皆有廟以夫子為先聖郡守邑長徧天下得以通祀古也兵興以來廟貌盡廢人襲於亂目不睹瑚簋之儀耳不聞絃誦之音蓋有年矣國朝開創復儒生之家以勵天下恩至渥也而四方之遠民未盡勸訟未盡息遺風餘俗狂於舊而

未盡移易者何哉人不知有學故也皇帝臨御天下庶事皆有條貫越明年分置學官有司以治道先後之不同故郡縣之學或有興與未而霍之為州又當河東南北兩道之衝在職者簿書期會之隙奔走將迎日不暇給其於學尤不易議至元二年夏四月韓侯爽來典此郡下車按國之故謁先聖於廟廟學遺址莽為瓦礫惕焉而懼蹙然不甯退即公堂會同僚徹里伯高侯忙中斛暨諸郡吏其商略建立事眾謀僉同如出一口會大府一府掾分屬諸郡以戒不治知事喬君居郡為霍吏目始至申前議不符而合初進士張國維營葺累年勤亦至矣未及次第而卒訪其遺材僅得三四而棟梁柱石之用尚有缺焉相學之舊卑陋狹隘不足以揭虔妥靈迺卜宅於舊學西北豐衍端夷其宇神甚宜命工蒞焉得地廣三十舉武其表倍差樹表定基各有攸當以諮於故老故老罔不悅以復於方伯方伯稱其是迺其分廩會以濟其闕徵庸僦工人競用勸功未訖賈侯來代徹里伯喜事之集以不與始謀為

歎贊其成愈力歲丁卯冬十一月正室成棲神像中配以顏孟十哲廟貌隆峻觀者快然而師儒之室講肄之位其餘材猶足以卒事迫於瓜期以遺來者喬君以三侯之命來謁文子以久病為解而請益堅迺諭之曰子產不毀鄉校於鄭訖春秋世鄭不乏為禮義之邦文翁興學於蜀以蜀之鄙夷其材與鄒魯並而號稱易治子產文翁之政美矣使後來者繼之亦如賈侯之代於前增而築之恢而大之他日俊民之出禮俗之成其亦知所自矣此不可以不書至於施地施財力其厚薄之差俱列之碑陰以見霍人向道之漸山西通志

谷山寺碑

杜仁傑

凡選樹道場必去人境遠者為勝必依山之名而尊者為勝然山水面南觀雖拔地倚天其氛翠變態終不至奇邃必之於其陰又絕勝也是刹焉乃在泰山之北及訊得居者曰殊不類塵世吁異哉可得具此三美者也非有大福慧孰能選是非有大智力孰能

繼而樹是初寺之未基也維意以荒之既基矣維甯以廬之既廬矣維朗增而廣之既廣矣維崇又文而閎之厥後以拏兵日久主者不一其心而稍復灌莽之天惜哉今僧謹夏臘不滿三旬許巖巖然迴出倫輩誠法中龍象人天之具瞻也居無幾疏海日以泉可飯可既室坤漏以園可蔬可果夷天險以田可甃可禾度其工程疑有神物陰佐其役不然則胡人能勝其天也如此哉後之來者有能如謹興廢繼絕葺舊闢新即是谷山第一祖也又何必重以老少先後次第分別為一日謹來拉予以遊所謂谷山寺者至則悅連兜牟不盈尺閩風元圃蓋不數也嘗謂世之為浮屠者例置精舍於城府闐闐閒政使上乘居之幾何其不淆為下愚反入迷途者哉如欲立超三界一到谷山便知喧靜移人淹速之度何如也若夫山川之光怪寺像之隆替有竹溪翁之文石具在故不復云泰山志

東平張宣慰登泰山碑

杜仁傑

皇帝中統元載擢用宿儒宣撫十道公首與其選公治河東有異政考為天下最上親召勞以卮酒至以字呼朝野榮之越四年上復命公為東平宣慰使書曰曲阜實夫子之庭泰山為中原神嶽皆在境下所當親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辦嚴以行由沂州門出時天宇晦冥翼日至林廟拜三聖墓雨氣猶未艾信宿抵嶽祠明且登西華門雲則載陰載陽雨則閒作閒止咫尺三觀在墨潑染閒剎那千百其變公謂所親曰登頂之約蓋不敢定苟晴矣乃行否則恐勞而人既而五鼓將作陰為之解駁三唱未終星為之芒錯於是州刺張汝霖奉符令張佺司戶王天挺及從者三百指具肩輿輦公而上已而過黃峴飯於護駕泉次御帳少憩去天門猶不翅十五里路漸隘林樹四合就其罅望之天光凝碧如紺珠薄暮至絕頂由東以望見山影黝黑偃臥無際頃觀李斯碑僅得數字其餘漫不可識下至登封壇皆歷代磨崖亦復剝裂惟唐明皇御製紀泰山銘其字大如椀深幾寸泥金錯落猶有存者日沒少

頃寒氣已逼人如仲冬時從者燎薪圍坐以待旦參甫中公起步自玉女池登日觀峯六合塞開肅然無纖滓待蒸黍時東方曠曠乍離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無量金色界中凡在行者莫不歎詫及迴又得西影直抵昧谷若與崑崙爭雄長公輒奮髯驚則曰吾此行凡三見岱宗面目吾願足矣噫予自壬辰北渡三十餘年凡九來未嘗觀此奇事雖欲紀得乎古者有天之辨謂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真知言哉公純誠人也蓋無往而不協無動而不言無禱而不應是行之異乃一節耳雖然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合者多矣昔衛早伐邢師興而雨或者謂適與雨會非也此特純歸之天烏在所謂猶人乎哉至於揮劔成河變晝為夜或有此理如韓吏部開衡山之雲蘇端伯借海藏之春皆我輩之餘事安用詫為因公此來書諸石以示來者

泰安縣志

佐元寂照大師馮公道行碑

趙著

公諱志亨字伯通寂照其號同州馮翊人五代瀛王道之後賦性

金文最卷四十二
明敏年甫弱官府薦入京師就住太學兩赴內試不中適崇慶兵亂還鄉以詩書自娛不復爲舉子計本州節度使魚屯肅請攝教授事公謝以不能元兵西征因公北渡寓德興深居不出歲癸未長春宗師自北闕回道遇焉公以其平昔聖學浸灌之故至是爲真師感發之機一召於外而已之矢機立應於內鶴鳴子和森不可禦尋卽願奉几杖列門弟中乃先謁真常真人爲先容真常一見莫逆於心遂引見焉宗師亦不以常人待之旣還燕一夕指公謂二三尊宿曰斯人他日必能挾持吾元門後事也公默然銘於胸中後數載宗師將歸真宅泉乃以嗣事爲請師曰我之託付伯通知之矣不必復言長春仙去公謂清和真人曰道教之興自開關以來未有今日之盛長春宗師人貌而天者也教門後事屬意在君豈非天乎請無多讓遂集道眾并達官貴族天下大老便宜劉公之屬就迎於所居之數室請定仙號初清和閉門而不納公參戶而入扶至堂上使眾跪拜堂下名位旣正元風大振公之力

也至乙未清和因祖庭事往闡教於秦晉之間默遺公手書云子年運而往矣老不歇心少不努力俱非所宜況四時之序功成者去未成者來汝當果斷時不可不順公得書乃自念言真常攝行此事已十年知之者不惟元門道眾上至天庭下至山野皆知之此蓋天也豈人私意所得而可哉丁酉清和承詔還宮公乃取元初立清和彌縫扶護之禮按爲典故而行之遂立真常旣畢清和乃以歸老之計逍遙於自得之鄉真常乃以無礙智慧進服教門之重任輔茲二真人終始進退俱不失其正者亦公之力也先是承詔教授胄子十有八人公乃於名家子弟中選性行溫恭者如其數爲伴讀令讀孝經語孟中庸大學等書庶幾各人於口傳心受之間而萬善固有之地自益開明能知治國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誠意始是後日就月將果皆克自樹立不惟俱獲重用復以才德見稱於士人又勸宣撫王公改樞密院爲宣聖廟命弟子薛德琚修葺武廟而守祀又創建五岳觀及道庵十餘處爲道眾

修進之所庚子冬十月京北大傳及總管田侯等請清和改葬重
陽祖師以公爲輔行自燕至秦三千餘里凡經過道家宮觀廢者
興之缺者完之至百餘所其間公爲之記使刻諸石者六十二三
焉祖師葬事旣已復從清和還宮戊申眞常大宗師依恩例賜金
欄紫服遷充教門都道錄權教門事仍賜以今號蓋嘉之也乃將
立元學公復以作成後進之心而贊助之直至有成甲寅秋八月
二十三日示疾卽眞享壽七十有五二十六日葬之五華山之西
南原禮也化之明日著因以祭文致奠禮於靈柩前門人薛德瑯
姚志元執公之行狀求爲墓銘將刻石以表之著辱公之交爲最
厚因知公爲最詳故不辭而爲之且眞常之於此老一相遇便歡
若平生遂引著博大眞人門下同著道家冠服又與築室於宮之
右而居之比至物化三十五年之間其相與往來者梁運使斗南
陳翰林秀玉賢大理卿德明輩每論及當世人物至以宰輔之器
許之其雅量高致爲可知已歷觀三代宗師所行之實跡則是靡

有一事不相咨問不相假借而成之者又於化前凡十數日數往
來於似夢非夢之中豈亦各人胷次眞理融會之地別有相得於
形聲之表歟何其誠通氣合物莫能間而至於是耶或者往往竊
議謂同出身於儒之故茲蓋囿於私智之所見也化之後眞常祭
之曰與公相會三旬有五不交以勢不聚以富憶初相見無言心
許公今假化境出非人生死示跡孰知其神此豈囿於私智者之
所能及也哉予故斷之曰如其不然烏得爲寂然乃銘之曰
堂之佐元博大無偏止水應物不隨物遷禮服智燭仁宅義路才
德雖兼時則不遇華門圭竇終日如愚窮通有別聖道豈殊忽遇
長春星拱北辰一惠發藥德因日新孔廟躬修武廟繼創文武之
道將行有望公之所開豈小補哉贊成元教亦卜大來荆金趙璧
光而不耀英華外發誠明內照昔日非熊公學猶龍彼此一時不
謀攸同刊之金石磨滅有終盛德流風云胡可窮

重修中鎮廟碑

劉祁

九州皆有山必以其魁碩偉傑者爲鎮以其能蒸雲洩雨障蔽固
圍係民望而安地德也故其神必廟其廟必爵有天下者以時舉
禮典遣使薦享祀文自製惟謹所以崇祭祀之儀昭誠敬之道交
於神明以祈景福周禮職方氏載九州之鎮山在揚曰會稽在荆
曰衡在雍曰華在豫曰嵩在兗曰岱在青曰沂在并曰恆在幽曰
醫無閭在冀曰霍名於後不可易惟冀據北方地最廣邈河東尤
稱山水之雄而獨以霍爲鎮意在其巍大隆峻深原廣博子諸峯
而孫羣垤其氣象有以冠境內余嘗見晉人談其山跨趙城絡洪
洞瞰平陽而卒秀於霍東北橫壓汾流根與太行接遠而望之如
亂屏如列壘窳窳崒崒撐九霄納三光岌岌凜凜掩厯山而吞姑
射矣神之廟侈於唐貞觀閒厯代增修爵則先公後王公曰應聖
王曰靈應起唐開元迄宋政和益著廟享以時祭不少缺邑人奔
走奉事儀物爛然其靈應隨感而有益不可殫記金貞祐之亂河
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瓦礫一空而是廟也巍然獨存

可謂異特然其年深歲久摧頽罅漏日就湮廢里翁邑士跂盼齋
咨是則崇飭汛埽之力其待人歟惟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侯禎
一旦謂其府官張仲良暨僚吏曹經曰茲吾鄉標準望四海所知
而坐視荒寂顏實有以覩遂乃發財募工相與經營由是達官貴
人及浮屠道士之有識者同聲趨應風動雲委輦木於山陶甃於
地市丹碧於四方喘汗供給莫之敢慢蓋經始壬寅之四月迨仲
秋功畢於是椽之腐折者完瓦之缺碎者易壁之傾圯者朽棧之
雜駁者一華棖文柱煥若一新而神像儀衛整生氣若欲起立
者邦人過客瞻拜奠酬加肅而山之雲煙草木亦皆改容動色蔚
乎爲一郡之光亦可壯也時余安陽聞之未得一謁而李侯書曰
今茲廟事告成鄉人父老皆欲刻文於碑誠得吾子筆爲幸繫官
戎行不獲走請於門吾子圖之余謂舉曠典修廢事奠神祇崇祭
祀非常所能也自侯少年騫躍臺省出而贊謀帥幕以才氣聞一
時今爲此舉甚偉其府帥僚吏皆知爲政佐長之道合心協力以

成其事皆可嘉迺直書其始末且爲之詩以刻之其詩曰

奕奕霍山冀州之鎮南臨澤路西界汾晉崔巍磅礴雄峭隱嶙草木蕃滋雲雷奮振倬彼神廟有國所修脂牲馨醪以薦以修迺與祠禱迺與觀遊冷風甘澍一方陰休時危世季祀典莫舉木老瓦腐不可觀顧鄉人興嗟無力完具惟神鑒茲亦不以處卓哉李侯倡率經營扶傾補頽半載告成麾幢鮮麗圖繪精明萬民瞻挹鬼神亦驚閭里父老再拜告泣自今以往神來血食吾兒得耕吾女得織歲稔家安皆神之力量奉祭承薦無怠無嬉何以示後刻文於碑茲山之久大地與齊茲神之廟與山無移李侯之名亦廟隨之千秋萬古神之聽之

山西通志

長生真人劉宗師道行碑

秦志安

夫欲襲氣母含元精探混茫窺杳冥縮地脈抽天局毫芒太虛塵芥虛無鞭列缺答靈籙躡汗漫肩鴻濛萬物之所待而成一化之所係而靈者豈尋常下士蹇淺小夫之所能哉今夫東萊長生真人

卯金石族炎漢遺英矯矯雲翮堂堂嶽精湖海不足以盡其涵容星斗不足以極其高明乃祖乃父世居武官好陰德樂推恩寒餒惠孤惻捨良田八十餘頃與龍興巨刹以爲常住種福之根當前宋太平興國閒朝廷嘉厥孝義旌表門閭蠲免租征光照連郡天不負仁自紅霞丹景中選擇其仙材之精明者降瑞於掖城旣挺世也謹事孀母特以孝聞誓不婚宦憎華醜榮清淨自守希夷若昏顧世閒物無足以撼其胷中之誠屢辭故山欲訪異人而慈親盼盼然未之許也大定己丑之春忽於鄰居壁閒人所不能及揮洒二頌而墨跡尙新不留姓名其末句云武官養性眞仙地須有長生不死人先生歎賞其筆力之遒勁疑神物之所化成而未能決其性情是歲九月霜寒露清重陽祖師杖履西行攜邱譚馬三仙之英度海島歷山城先生聞之竭蹶而趨香火而迎祖師顧而笑曰壁閒墨痕汝知之乎三子者亦相視而微哂方悟其頌乃神通變現之所以相驚也於是鏤肝薦誠刻骨效盟負几杖執巾瓶

左右惟命死生自程祖師愛其殷勤美其專精顧其神彩之不羣乃歎曰松之月竹之雪故不受於黃塵贈之詩曰鈞罷歸來又見鰲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予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仍取壁閒語意以長生爲之號處元爲之諱通妙爲之字時方弱冠之明年也邱劉譚馬之名充塞乎九野八紘遊汴梁寓夷門乞食鍊形隱姓埋名朝叩暮請行熏坐蒸委曲而挑幹元機丁甯而啟迪丹經掃惑雲泮迷水祖師既盡付其四象五行乃遺物離人而退藏於天所謂得知友而赴蓬瀛也四子乃負仙骸報洪恩扣咸陽歷華陰甯神於劉蔣舊廬之垆四子之志各異先生獨遁跡於洛京鍊性於埃塵混合之中養素於市廛雜沓之叢管絃不足以淆其私花柳不足以撓其精心灰爲之益寒形木爲之不春人饋則食不餽則殊無愠容人問則對之以手不問則終日純純定力圓滿天光發明乃遷於雲溪之濱門人爲之穿洞室於巖垠忽遇石井寒泉冷冷眾駭其異先生笑曰不遠數尺更有二井乃我宿生修

鍊之所經營也鑿之果然迄今洞宮號爲三泉逮丙申歲復還武官往拜母氏相見甚歡卜太基之陰麓建靈虛之祖堂手植檜柏蒼翠成行居無何鄉里誣告先生殺人輒不辭而就縛坐狴狴者近將十旬純陽祖師聽玉漏駕蒼麟下碧霄入幽囹就枷尾付管城教之習文後殺人者自首先生得之以免縲絏之刑比其出也翰墨絕妙有龍蛇飛舉之形大定戊申主醮於高陽綵雲覆壇白鶴舞庭是歲也秋旱如焚復披禱雨之誠既登厥壇四望無雲曰來朝巳午之交當有甘澍如傾言出有徵如影響之應形聲自後東州醮壇獨師主盟必有祥風冷冷捲楮幣而上騰其感應也如神迄今諸郡石刻猶存至承安之三年也章宗聞其道價鏗錡乃遣使徵之鶴板蒲輪接於紫宸待如上賓賜以琳宇名曰修真官僚士庶絡繹相仍戶外之屨無對不盈時年三月乞還故山天子不敢臣額賜靈虛寵光祖庭迨癸亥歲二月仲春初六吉辰鳴鼓集眾告之以闡苑之行曲眠左肱翛然返真祥光氤氳瑞氣紛紛綸

所有遺文仙樂太虛盤陽同塵安閒修真仍注道德演陰符述黃庭奧述理窟條達聖真足以爲萬世之規繩披雲宋君襲教軫承法輪吸月之髓餐日之魂啟元牝變谷神不忘千劫之恩乃紀跨鸞之盛跡勒蒼山之翠珉其銘曰
長生老仙主張仙權吞虛無吐自然乘紫雲而下遊碧海之邊遇甲子天元之會契重陽多劫之緣撞百關通九泉驅四獸耕三田坐洛陽之市井鑿空溪之洞天融白雲以成粉熟元霜而不煙聲名簧鼓於鳳州光華照耀於金蓮構靈虛之紺宇拜朝廷之紫宣還斷東萊之宿債然後骨肉都融而遊宴八竊也
甘水仙源錄

金文最卷四十二

金文最卷四十三目錄

碑

濰縣龍泉院碑

釋失名

觀音院碑

釋大綉

沃州柏林禪院三千邑眾碑

釋行滿

蘇氏先代碑 大定十四年

釋失名

重修彼岸院碑

釋失名

彰德府安陽縣靈泉寺覆釜峰新建石塔碑

失名

以上原列卷八十五
奉國上將軍郭公神道碑 大定二十三年

任詢

褚先生墓碣

失名

宋武翼大夫崔國華誌 大定十四年

失名

朝散大夫鎮西軍節度副使張公神道碑 明昌二年

黃久約

中議大夫西京路轉運使焦公墓碑

李嗣周

保義校尉房公墓碑

房仲亨

濟甯李氏祖塋碑

明昌六年

黃晦之

成氏葬祖先墳塋碑

承安四年
以上原列卷八十六

鹿汝弼

金文最卷四十三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碑

維縣龍泉院碑

釋失名

爰夫一真之理混法界以融通妙道冲虛比大空而為量興亡出
沒者隱顯在於當時去來生滅者化畢遊於異所由是金僊出世
降跡向於迦毘說法撈生緣盡於拘尸入滅鐙鐙不住四七續焰
於西乾祖祖相傳二三承襲於冬夏磨騰譚五教三乘之妙典達
摩傳一花五葉之真乘繇是性宗相宗分岐而度脫眾生禪師瀟
師古今而帝王崇重今本朝慈蕭闡釋教於寰中聖德垂恩賜院
額於天下維陽左側北海而南三十里風景絕倫一方所幽微罕
見村名西平壽所屬第八都地厚桑棗肥濃人稠列成街衢前臨
朱雀水背靠元武岡西觀孤竹君東望浮煙主源河湛水浪浪常
流砲山黯雲時湧出修文人面帶顏回習武者身同子路長壽

老彭祖相揆富貴人石崇可比宏釋教者看涅槃華經敬儒典者
讀周易禮記箇箇聰明辨利也是宿世修來人人具足端嚴皆屬
前生福德今此維首文賢等棲心歲久養性年深純排萬事消亡
禪寂一真明朗鳩英明蓋就口蓋萃賢豪求得院額觀院額號曰
龍泉睹勝景人閒天上龍泉水冬夏常然太湖石春秋不變殿前
面松竹侵天法堂後花果遍墜阜昌年禪室初興大定歲修完不
住今此院主者東萊墳墮髮中都禪參佛日已明德緣行此方
而化眾口安四海化道一方衣蓋罄盡口率多人刊名額永固於
南山建龍泉表鎮於北海欲求久遠請名匠以鐫石年代常存圖
寮宰而敬信因此門徒犇湊禪侶趨風福資皇上以無疆德被幽
明皆有賴迺為銘曰
巍巍堂堂法中之王身長丈六面色金精千輪足躡項背圓光齒
如珂雪脣似朱妝旃檀舌轉妙法汪洋四諦緣生比鹿比羊六度
萬行口口開張大牛之車昂昂藏藏自利利他悲智無疆或頓或

漸或顯或藏觀機奉道法味清涼四十九載緣盡還鄉拘尸入滅
含識悲傷四眾慟哭八部恹惶茶毗舍利動地輝光人間天上揭
仰瞻詳迦葉為首化道十方天魔外道無不歸降二十八祖達摩
名彰聲傳五印名振十方降於東土少室潛藏非傳紙墨密授神
光一花五葉枝派芬芳有人不得無我承當不雜口體便證法王
卽心卽佛更勿猜量濰陽北海龍泉道場太湖巖側龍泉水傍檀
那眾等僧俗商量刻石為銘萬代傳揚信心施主直下觀詳一念
相應碑上放光天堂有路地獄無殃其佛不遠當處法王
石刻拓本

觀音院碑

釋大綱

百萬和尚名口口俗姓蔡其先同州朝邑人也崇奉佛法蓋自天
性非勉強求名者之所能比也涇州龍翔寺賜紫明教大口口瓊
顏貌魁偉博極經論聲聞播揚盈溢人耳卽公之師也公凡有興
修誠心一出不遠千里車載人負錢盈百萬故時人口百萬稱之

皇統壬戌平涼重修佛塔是歲旱魃為虐野有餓莩公懇意諭眾
雖救死不贍而人樂輸財數月之間厥功告成汧開元寺自天會
庚戌師旅之後盡為邱墟僧徒以廊廡諸院因其故基度材締構
髣髴如故惟是無垢淨光佛塔所費巨萬口鉢可辦戊辰千僧院
僧正子文謂眾曰塔廢久矣何以復建僉曰非蔡百萬莫能興也
眾議唯允請者再三公如其約既至口口遠近皆稽首歸依經營
之始聖燈屢見於林表塔影昭顯於日中又因解木而得佛像容
止可觀雖丹青妙筆無以加此由是人益敬信遂致金帛泉涌材
木山峙施工傭者不可勝數分命梓匠各有條度口踰年而能事
畢矣公不告主者振衣而去人口其德先是鳳翔鳩工修塔不得
其人中道而廢府尹張特進遣僧俗延請公辭不獲已惠然而來
聞者輻湊爭獻用度不待口勞如期而畢公徒步至隴復覩口跡
有講經僧惠俊見公之來喜動於色乃集下生院主僧懿通西講
院主僧善從地藏院主口普賢院主口口塔西院主僧道常羅漢

院主僧崇隱千僧院主僧崇信天王院主僧口口文殊院主僧覺
仙彌勒院主僧文志東講院主僧口口院主僧口口維摩院主
僧法禧等十有三人曰故觀音院鞠為荆棘可捨百萬以酬其施
眾皆曰可里人李居仁陳錫劉汝葺贊成其事公不欲重違羣議
曲意從之遂高起大屋廣種松竹真得空門之趣公素有其願暫
歸故鄉鏤版印施大般若經數千卷於先口口側廣濟僧眾欲報
昊天罔極之德也公當擾攘之際其於修建未嘗須臾廢於心同
州城內有官田三十餘畝公請於口口口口口口宇壯麗舉中其
度敕賜名額謂之太平院公與法眷智覺洎法嗣法真等同居是
院覺詢趙口王儀郡之吏長也皆出家貲以助勝緣同州井口口
郊汲水頗以為勞公於院庭鑿井有二而味甘如醴良由神物護
持故感應如此公受業於回山龍翔寺有法嗣二人曰大知大見
夏原勝果山僧子球與公皆敏悟大師之宗派也以公為叔有法
嗣三人曰有利有益有璋同為住持大綱慮公行事傳之不久因

現有差別出自不同故我釋迦如來出自竺乾隨根機熟方便化
現昔有漢時明帝夜夢金人身長丈六乘空而來遂問朝□□
由奏曰準周書異記竺乾有大聖人出現滿一千年有聲教流行
此國帝遣蔡愔等一十八人將領兵士出國遠迎得摩騰竺法蘭
二三藏持四十二章梵夾釋迦形象等初來鴻臚寺安下明帝因
問佛法為說三身功德□□悟解拜為國師自此而興今有娑
婆界中大金境內河北西路沃州柏林禪院自古興建年代時久
實際禪師重修大殿興於梵刹此師者傳達摩之心即悟性空之
因緣息萬法之無言入真空之旨趣昔時未了踏盡□□及至徧
參乃無一物解南泉斬貓之志指廳前柏樹皆佛盡言識心見性
別是一箇門宗後有先師戒師和尚傳大乘之秘訣和尚名諱詮
宗本貫係沃州平棘縣棘蒲鄉丁村人也俗姓宋氏靈樞頓解天
假性機欲絕有□永脫縈纏悟世無常似若浮漚達二無我龜毛
何異所以幕於緇林求為釋子昔如來天王捧馬足踰越迦夷城

雪嶺峯西北迦阿倣定成更明別若行麻麥濟飢身誰知一大事
方便為眾生宗師雖無踏頂之功亦有□□志割愛離親永斷
攀緣到院求度禮大德僧智林為師奉師謹謹同侍阿私之仙求
教受法恭敬心而無止似風搔秋月素明皎潔光輝如雨灑青雲
轉添凌雲之氣受具方畢守鵝珠之禁戒護律法之軌儀行若冰
霜□□高善講能開利生接物方便頗多道化緣厚攝三千邑
眾同會修因慈悲利樂普濟無邊願心宏廣孰能可比翻修大殿
塑五十三佛三世諸佛令一切瞻禮問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
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何立相標形而稱佛事答息
緣除事此是破相宗直論顯理即是大乘始教未得有無齋行體
用交澈若約圓門無礙性相通舉一微塵該羅法界華嚴經云
清淨慈門利塵數共生如來一妙相一一諸相莫不然是故見者
無厭足法華經云汝證一切滅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真
實滅大涅槃經云非色者即是聲聞緣覺解脫色者即是諸佛如

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尊號教有明文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其暫拔苦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一聲尚爾盡成佛道況於多稱塑佛像者哉若言一念不生萬行不修別尋道理如楚國愚人認雞作鳳春池小顰執石爲珠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之流豈識真歸故造像功德經第二卷云優陀延王造佛形像彌勒徧問世尊普答彌勒問云其有信心能造像者有獲功德惟願世尊廣說其相世尊答曰佛告彌勒若有一人或畫或塑或繡鑄作大小不等能令見者知是世尊令人瞻誦我今當說汝今諦聽此人常劫不墮惡道求生善處恆遇諸佛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智惠福德人相具足世所希有離諸疾苦一切病痛皆悉不受乃至無上佛果菩提亦可得證既有明文可當依據以此勝善上祝皇基永固帝道遐昌本郡太守福祿遷加同知軍判恆受恩光一切文武

常居祿位結緣信心龍華三會法界有情咸蒙利益三身功德歎莫能盡管見情疎拙成光歎復讚其偈
法身遍沙界闊達俱無礙真理無動搖所依鎮常在不生還無滅自除性變壞湛湛性澄凝豈分中間外報體幽微質三劫行因畢果滿十號尊能證真如理自受不動尊他受利十地自利亦利他思惟不可矣化相垂於形示跡被濛塵四生成離苦六道越迷津資糧加行位千丈大化身丈六全身顯聲聞得回心稽首三身的超越尊一切堪供宣讚揚頭面接足禮所歎三世畢獲得諸功德迴向若見聞盡證無生理大定七年歲次丁亥九月十八日
拓本

蘇氏先代碑 大定十四年

釋失名

蘇氏之先本居青州巢寇之亂遷於此住祖父峻德幼習儒業五經都觀鄉人宗仰深碩
下缺約十字十一與祖母郭氏合葬於西南隅有三子小者曰文業儒經書尤精厥趣不幸早亡其
下缺約

十字戒不飲弱冠除葷習父經業兼知陰陽好施方藥總崇三教

知命之際受菩薩戒嘗讀佛下缺約十字氏有二子大曰彥幼曰

儒業多力善射并師武學懷洛下缺約十字有下缺約十字耳順方止次曰

天下缺約十一字之女能下缺約十一字絕下缺約十一字景氏早亡次娶東葛萬村王氏

樂業亦有二子長曰雲慶十歲捨於慈下缺約十一字禪院出家父自教經十

人多嗟悼有子曰下缺約二十餘字者故力耕有餘然稱孝弟立成之一而天於世

母至七十無疾長往足下缺約二十餘字先令下缺約十六字相也既下缺約十六字感風

樹之下缺約十六字三周之內供僧二千復遇諱日常設大會越十七年每覽

聖教下缺約十六字二篇元妙光澤天下各適時機若夫五眼六

通三身四智故災無窮下缺約二十餘字稱天上有下缺約十三字星下缺約十三字生仲

尼并有小聖人下缺約十三字者周霄虹玉漢夢金人下缺約十三字年自爾

迄今千有餘載歷搜下缺約十三字聖下缺約十三字德被八天下缺約十三字及幽顯者無過

佛頂尊勝陀下缺約十一字於翠珉庶得蒙下缺約十一字覆下缺約十一字趙

生下缺約十一字足下缺約十一字遇龍華受佛記銘曰

家世習儒深崇聖教冀警將來體子懷抱疑疑法幢峩峩山岡岡

可壞幢可傷遷滅八難兮無疆大定十四年歲次甲午二月八日

孟縣志

重修彼岸院碑

釋失名

□□□來□□東扇迄今千有餘歲乃慕其道者庶若子下缺

□□□天贊人歸神□鬼伏超羣拔萃而以繼之故感下缺

里□□□魯之故□村曰掩底寺曰彼岸下缺□□□石□□□

大□□法師所建十大寺□之一也下缺□□□可□□□□□

□□□勅立小舍置像以彰遺跡下缺□□□務力□□□山□太平興國寺

穎常長而卓異歎浮雲之下缺□□□□□□□□□□□

□□□□□□□□□□□□□□□□□□□□□□□□□□□

其固壘公由是氣壓諸將六年收開濮七□□刺過江涉
淮收壽春濠和州八年下真揚通秦帥府先後功賞以議官爵□
□□□大夫持節育州諸軍事十三年留公屯守淮揚會韓
世忠兵攻城東南隅□□□軍引退天眷間公與宋人戰
所向無前累獲勝捷賞亦懋焉皇統二年換□□□奉國
上將軍國家以仁義之師奉辭伐罪宣威靖亂所以詰誅暴慢奮
□□□者也撫定之久不忘人功凡從軍有勞者授以
親民職任五年以公爲□□□吏畏民愛改掖縣令弭
訟息姦鄰境敬服知會州城秩滿改費縣令□□□
守爲賊所害公攝州事爲守禦之計軍無侵擾民賴生活新守到
官□□□徐義以眾五千夜攻縣北門公引勇敢
及家僮僅三百人潛出東□□□境內安帖考滿
同刺嵩州通守濰州又除臨潢府總幙始公至青社□□□
□□□富且得人譽因卜居焉臨潢守官未幾乞身歸老始終

之節亦足稱□□□師洎皆隱晦不仕考英才以公
貴贈宣武將軍妣賈氏贈汾陽郡太□□□氏並封
汾陽郡夫人男七人伯祥不仕伯傑忠勇昌邑縣酒監伯元□□
□□先公卒伯仁修武韓城鎮監□震鄉貢進士亦先公
卒伯義伯信並舉□□□適南公雲次適顯武齊琬次適
詢之子中道孫男九人女六人曾孫男三人□□公體貌
魁偉美鬚髯猿臂善射天姿挺特內蘊忠鯁居正不撓平時不飲
酒□□□當高燕出帷房之寵樂舞畢陳以永終日或繼之
以夜閒語人曰予少年尙□□從軍賴社稷之福戰必勝
攻必取祿仕及親而逮下今既老矣得請而歸以□□樂胡
爲大定十八年閏六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八十有二以
廿年冬□□擇地葬于益都縣青邱鄉之潘村以子預姻
親之故來請碑銘以傳不朽銘曰
□□集覆有諸有桓桓我師震壘羣醜須得英雄成濟其美賢

哉郭君起家茲始白□□□心奮振既合我師燕雲底定越河
取汴風卷東雲鉅鹿摧守勢溢吾軍渡江□□□真楊戰勝攻
取夫誰敢當師不宿老民厭兵久第績酬功俾安其守四宰二同
□□□優政寬仁懷良殄惡遂請歸來白首安佚賓朋燕樂聊
以永日榮身官邑及親逮□□□之福有足嘉者青邱之陽安若
故鄉子孫保之允矣不忘 山左金石志

褚先生墓碣

失名

先生褚氏諱承亮字茂先宋宣和二年擢第調易州戶曹會金皇
子郎君破真定拘境內舊進士七十三人赴安國寺試策策曰以
上皇不道少主失信舉人希旨極口詆毀先生離席揖主試劉侍
中曰君父之過豈臣子所當言耶長揖而出場屋劉為之動容比
揭榜先生被黜餘悉放第狀元許必輦自號七十二賢榜時人謂
先生曰有德先生朝廷重其名命知藁城漫一應之尋解印去年
七十終弟子周伯祿等百餘人因私諡曰元貞先生云 河朔訪古

記

宋武翼大夫崔國華墓誌 大定十四年

失名

公諱國華字德夫涉縣乘雲鄉延福村人也僻好讀書喜為文孝
弟仁義公其盡之在亡宋日正行三舍法以正月棚試縣主申選
在府學外舍期年未遂志改入武學外舍留心武經及習練弓馬
私試得成上等較定明年春公試升入內舍私試至歲終義策累
作魁文成上等來春一路聚試平陽果獲高薦得遊上庠外學一
年升入太學公在太學十年不滅燈不脫衣亦未嘗告假苦心勞
形惟以進德為事至致和八年二月春試武學上舍程文入優等
弓馬入超越三月二十八日唱名第四入第敕賜承節郎時年纔
三十差成都府路弓馬教諭未之任閒差權平定軍平定縣尉至
來年方赴成都府路宣和三年授婺州金華縣尉捉方賊餘黨數
夥劊付武翼大夫公享年五十有四其子某遷其葬於北山之陽
銘曰

克孝克弟篤仁能義篤學十年衣未嘗脫燈未嘗滅假來使告文
入優等武能高蹈邈邈嘉臣於今罔既雖欲追之疇能可繼時大
定十四年

陟縣志

朝散大夫鎮西軍節度副使張公神道碑

明昌二年

黃久約

齊魯儒學之鄉近世東齊尤多學者至於行義修飾文章學問可
以追配古人著聞山東一時後進推尊景慕以鄉先生稱之得一
人焉故鎮西軍節度副使張公商老是已公□□商老其字也
世爲城陽人幼強學自立家貧無師閉戶獨學日誦千餘言祁寒
隆暑弗懈宋末兵革俶擾所在盜賊充牣飢饉轉徙人不聊生公
挾策負書之田閒躬勤耒耜日課□□暇則爲文日富月華時固
未有知者齊國建立之六年沂州類試旁數郡舉子亡慮數千百
人公初出應試薦名第一人始大驚及得其所試詩賦策論傳之
莫不畏服且歎其晦養涵蓄極其宏大而一發遂不可掩也其後

凡四□鄉書三爲舉□遂中天德三年甲科時行臺進士會試上
京猶用舊法試策擢第公所對嘗選爲第一矣西試官主意有不
相合強摘其中一語誣爲疵病力沮之不能奪卒置第二啟封之
□見公姓名沮者亦自悔恨物議不平之初任徵事郎河州防禦
判官改濮州軍事判官丁父憂服除再爲河州防禦判官終更調
單州魯臺令又調萊州膠水令數月被選爲國史院編修官又入
翰林應奉文字考滿補鎮西軍節度副使兼嵐州管内觀察副使
散官由徵事郎凡十三遷至是爲朝散大夫勳騎都尉爵縣男會
邑三百戶佩服金紫歲滿言還久□□宦□將挂冠邱園以遂晚
年閒適之樂不幸感疾歿於京師其子太常博士所居宣明菴僦
舍實大定十九年九月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公未第時以詩賦
教授鄉里幾二十年門人子孫相繼登科至十數其淹回場屋以
詞學聞於時者尙不可勝數最後孫行簡大定十年賜狀元及第
皆公親教之雖晚入官仕不大顯觀其門人子孫卓立成就見效

如口則公之學爲可知矣公爲人寡口而事親孝居喪如禮足不
至妻之室者三年兩任河州距鄉邑數千里惟以幼子自從澹如
獨處未嘗有旁侍人以爲難與人交久而彌篤語言恂恂無少長
皆爲盡禮至臨事挺然有守不可干以非義天資仁愛弗忍害一
生物老猶篤學手不釋卷兒時所誦終身不忘家多藏書部表完
潔蠅頭細字往往手自鈔寫觀者已倦而公終日低頭伏紙揮翰
而已或謂之曰人生當行樂何至自苦如此笑而答曰人各有所
好吾好在是它樂不能易也閒居議論無一妄語至於俚俗劇談
戲論與夫詞曲纖豔之作略不掛口處已儉約出無輿馬之飾居
無器玩之好勤於吏事精確不苟且雖州縣之閒米鹽細務皆爲
之盡力而斷獄主於寬恕濟活甚多吏民去思之自初及終無毫
髮累性謙慎恥矜伐以邀聲譽初爲幕官後佐藩政長吏決事或
有過舉終不公坐爲言必俟其閒隙從容就見反覆論析往往改
之無難人亦莫知其嘗有言也以是多愛敬之始在河州守將武

人強悍任氣輕折屬僚贖貨無所憚會蕃部有爭酋長者乙法當
得甲富於財守受財而右甲乙旣不得直反以事擯連繫於獄
公曰吾豈畏強禦而使口冤不得信耶卽條排其口口辨正以如
法人或爲懼則曰苟無愧於心雖遭橫逆所不避也守不勝其忿
且疑其嘗得已陰事者明日自陳其不公十餘事口爲之少戢又
有正將恃其門閥口爲不法以公儒者視之無妨或相侵侮公一
不校一日部將疏其罪數十懷之求口先白將上其事意公蓄憾
其人必喜聞之將有以助己也公愕然變色曰斯謀何爲至於我
哉夫人有善則揚之惡則掩之乃君子長者之用心況同僚耶再
三開諭其人媿而止公之剛而不撓寬而容物有如此大定初將
兵赴河隴戶部檄富受輸軍儲南京廣濟倉旣罷吏有以例袖白
金百兩爲贐者公笑曰吾豈利是哉諭之使去明日復持袋舉一
斤跪於馬前願致區區公不忍拒受之旣開視皆錢鈔也立召其
徒讓而還之曰昨諭汝而不吾信吾詭而受將誰欺乎眾始感激

大服羅拜致謝而去其廉不飾偽又如此公文章溫潤峻潔似其
爲人字畫道麗得蘇東坡先生遺法在史館時與修太祖睿宗實
錄書成號詳略得宜逮直詞垣詔命口下操筆立就傳觀坐閒咸
服其精敏詞旨典雅得兩漢之風有文集十卷公平生不置產業
嘗誨其子曰富人營求財利朝夕遑遑口口口口有阡陌之得
不還踵而失者有之而士能力學以致祿仕衣食自奉取給公家
仰事俯育終身優裕且無農商耕穫稗販之勞所得孰爲多哉其
後子孫所以掇巍科並居清選爲世所榮者孰謂非公善誨之力
歟以卒之年十一月十九日歸葬於日照縣太平鄉之原先塋之
次曾大父如玉故贈宣教郎大父宗愈父袞皆不仕公進階五品
贈父儒林郎母霍氏清河縣太君娶劉氏清河縣君賢明令淑事
舅姑盡孝事夫盡禮撫諸幼有恩愛而資沈厚喜愠不見於色先
公二年祔葬公墓子男二人長曰曄卽博士君也口口曰皞方應進
士舉女二皆適令族孫方平范口頤其壻也孫男五人行簡行敏

行正行忠行義行簡今爲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行敏祇候承奉
班三女尙幼久約少之時在鄉里已稔聞公名後三十年來京師
始得際見逮備員詞林公亦繼受命聯直廬舍數年之閒口獲親
炙道誼之益辱知愛良厚中閒隔闊纔閱幾時一時朋從零落殆
盡獨餘衰鄙白首猶存乃復幸與應奉公游處觀其退讓沈默進
止端雅可以想見其前人風度一日造門出公平生行狀致博士
君之命曰日者先人始棄諸孤去鄉閭千里外扶護閒關迨於遠
日曠中之文未暇爲之常恐先口行實久無紀述遂泯口口無聞
幸昇之銘將刻石表諸墓隧以傳不朽乃論撰如狀而繫之銘旣
以慰夫後人且自致其悲哀之意云銘曰
維公之學沈酣載籍博物洽聞維公之文溫潤絢縟氣老益振行
成於家譽藹於鄉孝友恂恂韜含蘊蓄俟時而鳴一鳴驚人自茲
鄉書三爲舉首學徒畢臻遂登甲科人猶爲恨合冠時英泛水依
蓮割雞操刀所至有聲圭璧其溫冰雪其清善不近名金臺袖書

玉署代言稽古之榮積學美身推之門人以及子孫富貴利達取必於天卒如其言警農服田既播而耘疑疑其蕃倦遊榮塗歸將懸車容駟之門天不憖遺奄奪之壽已矣奚論鬱鬱松阡歸從先人太平之原礪石刻金傳信來世不亡者存

山左金石志

中議大夫西京路轉運使焦公墓碑

李嗣周

公諱旭字明銳沃州柏鄉人也曾祖諱儀在宋爲左千衛將軍致仕贈武功大夫祖諱逢不仕考諱極邢州沙河縣尉追贈官與公三品同妣李氏追贈廣平郡太夫人世宗皇帝卽位之三年舉進士公第五人及第二十二歲也始任縣令充尙書省令史不善事上官數月而辭退除良鄉縣令良鄉素號難治公治之有聲日益事簡矣期未及瓜而陞中都左警巡使公素剛正不避權貴在官所忤抗逆觸多竟媒孽其短因事中之遂削官謫秦州治房縣令幾六年方改大名府推官後入爲左三都司正未幾主上新卽位首務求忠讜才能之士任使之遂拔公監察御史公旣當官得行

其志彈劾相臣一無所避歲餘授治事侍御史上封事言北澤利害復遷侍御史公自謂不數年享是祿仕若緘默有患失之心非人也凡公家之利知無不言者公一日侍上側從容陳親睦之道極盡其忠矣後以事出同知和州防禦使幾一歲復入授戶部員外郎凡二年轉郎中充宋人接送伴使以黃水泛淤治水有成遷西京路轉運使別授符節稱宣差使規措西南路軍馬糧草事先戶部符下河東北路起運糧草赴緣置用兵邊鄙之處公曰奉命規措何勞如是耶遂罷去卽令計軍馬所費度近地民家積貯之多寡可以給其用增價而糴之由是於邊所省亡慮數萬億錢此公私之大便也公之才幹省費便民者類多如此嗚呼天遽奪公之速享年五十八歲公性純孝疎財好施其族系甚大有相依者無間遠近皆與賙贍之月俸屢不能給公本官合蔭人皆仰焉曾不以己之子爲念公娶劉氏乃中都都運使徽柔之孫女也封廣平郡夫人有一子一女曰阿者阿都皆尙垂髫公之入立於朝也

極言正諫非道不陳公之出治於外也嚴而不猛吏畏民懷去思
多矣凡臨事惟直道而行不恤輿議公所素養者至大至剛不拘
小節或有從之者無賢不肖皆為盡歡及閒而商略天下品藻善
惡當其意而莫之私練達世務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遠矣銘曰
遐思焦祖閱世冠裳以榮以貴積德而昌爰及於公門戶益光桂
月聲華馥煥飄彰文章冠卓藹然擅場既曰入官士林軒昂鯁概
夙著奸邪斂藏極言正諫致摠忠良隨寓施為公平其政利澤覃
及民樂歌頌公之孝友出於天性小人見嫉讒毀交競公獨怡然
弗渝志行祿俸推及族沾餘慶君子歎喟奈何其命名著將來永
與天並 柏鄉縣志

保義校尉房公墓碑

房仲亨

曾祖諱賢祖評事諱臻高祖不記名八子賢最
童稚時有鄉老嘗言曰爾家其先唐相故

曾祖以下亦有族人十餘家相附而居祖十歲
自十餘歲事無巨細悉目知之年弱冠娶祖母姜氏
和悅與交友不失其信在眾讓入周急貧乏喜怒
無閒親疏厚薄合於道理而言之見小利如毛髮
之當是之時值宋末兵火父子離散家宅
至本朝天會八年百姓既復其業父子亦還家居
其飢食霍且救其死祖嘗有憂色諸子侍肉食之
遠爾言曰我祖父皆在淺土中實發夢寐唯此為
石用修其墳卜宅北之地以為林其地東下西高
連坤後百步外東西長溝乃古洙也

氏家祖不忘鞠育之恩亦取葬之祖妣姜氏□□敘葬於□□墳
□西南□自九月大葬畢既葬之後家道□□肉一家百餘□
見曾元之孫大小以順其教□□私財□倉之富為崑陽第一戶
魯□以□氏大家為嘗語祖敬佛老□□禮義廉恥忠信孝弟為
家誠乃留言曰吾□□孫願無辱於祖先也縱不能□□為
良家子豈不幸與祖未嘗不□□藥餌至老精神不衰□□一郡
耆舊□□壽□□得遇天德元年恩澤授保義校尉本州節使
□侯遣价召□見之與語大喜命賜膳祖餽而謝曰太守光榮老
夫乎豈勝萬幸□□辭而歸曰夫人生屈於□皆欲□□吾得其
壽矣而朝廷賜官以敬老□□亦積□□由矣享年九十有六天
德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卒□□□□□□□□□□□□□□□□
於十月三十日穿祖母姜氏穴而合葬之送者二千餘人本縣亦
遣□賻儀喪□者三□余□兒女□□時羣木悲號百草無色
亦如王褒柏慘以其感也祖五子長□贊次宗次斌次□次父知

彥先為符離尉次任沐□□薄任□而卒於沐悲哉尤哉於大定
四年遷葬於林長伯贊出祖葬於林之東余依次序葬之於今歲
大定己酉再吉葬焉一□□□□二十餘家而貧者過半矣吾祖
之行□於古人壽過於今人而貴不及古人與今人也可歎惜哉
近年兄天民□從□道通達嘗語曰房氏自始及今居此七八世
矣復恐歲久而不知□□焉莫若立石可也四人今老俱亡矣天
□人傷□思之□□□□□□□□□□□□□□□□□□□□□□
於□也即□而□□□□□□□□□□□□□□□□□□□□□□□□
也眾復□□何族屬衰微□敢動於名公也既不獲辭愚於是筆
集祖之□□□□□後代拭目觀之則見而知焉□孫次列碑陰
乃為銘曰
孝而益富仁慈□□子孫誥誥名存永久大定歲次己酉冬十月
石刻拓本

濟甯李氏祖塋碑

明昌六年

黃晦之

近世習俗祖考既葬不問貴賤皆爲之立碑人有疑而見問者曰
禮歟余應之曰禮也夫碑碣固同而立□之意各異□閱之家不
止軒冕焜耀有大功德可以上衛國而下庇民子孫榮之於是爲
神道碑其次德行文章顯然爲時聞人慮其湮沒於世則有墓表
墓誌紀其實以貽不朽二者古今皆然至於比閭之民若子若孫
奉先世遺體貴與賤不殊既葬之後不一二世叩其誰爲祖誰爲
高曾卷舌而不能言者十常七八物莫靈於人至不知身之所出
豈理也哉昔聖人沿人情以制禮而況遭際聖時人人漸沐生事
死葬尊祖報本與夫敦睦九族之教因其葬也必有碣以樹於林
使慶流之源族派之別後世曉然皆知其詳其誰曰不可吾州任
城縣李公遠祖諱令琛舊爲盧臺郡人唐初一日衣帶純白御大
風而來不遠千里至大郝村輒止因家焉既逝葬小黑村西南之
原墳之西大郝村之東北也復有一祖林歲遠皆不究其詳在後
子孫在祖林□西□□兩林南北相望意其俱在唐時也術者觀

之謂得山水之秀故久而不衰後世以兩林爲福地皆耐葬焉祖
墳初在高原今其地特下亦歲月滋久陵谷易處不得不然祖考
相傳嘗欲移葬遠祖入林以墳堅不克開已之南林有諱太者廢
齊朝以効用從征有功補進義副尉本朝皇統四年換授進義校
尉遷忠翊校尉歷任兗州醋庫其諱宣者值大定十一年特恩授
進義校尉北林之葬嘗有廬於墓者人喜稱之至今傳爲孝林其
諱政諱伸諱真諱舉諱堅者皆以大定年特恩授進義校尉李氏
自唐迄今五百餘年矣似續蕃茂闔族五十餘位大小五百口散
居諸村或大小郝或南井河莊例爲甲乙戶阡陌連接雞犬相聞
大率俱以力田爲業生產溫厚衣食充羨且知禮讓重廉恥尚節
操孝友而慷慨歲時祭享先遠祖次兩林酒醴羞饌精潔而肅敬
不敢稍置懈怠有南林之孫文在族爲白眉嘗歎曰文有二恨於
心終不忘遠祖御風而來事出神異想其爲人隱德不凡既無碑
碣考按雖欲稱述者不可得此一恨也遠祖一林與南北兩林其

爲福蔭子孫賴之□□與耐□之祖以至葬之歲月俱不克知此
二恨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因入城惠訪求文以爲記欲刻
翠珉以示來裔余於李公有一日之雅不容以衰老辭乃略其不
可知掇其可知者紀之有疑則闕之如古□良史云若夫昭穆之
序則詳見於碣之陰銘曰

偉李氏之巨族兮連阡陌於諸任有遠祖之御風兮亦神異而可
驚兩林相望相南北兮又豈□鬱鬱之佳城滋福蔭於來裔兮水
愈秀而山明不然五百載之後兮何餘慶之日增知禮讓與孝友
□□詵詵之雲仍惜乎先世之隱德兮無所考而莫稱述可見於
斯文兮庸昭示於後昆石刻拓本

成氏葬祖先墳塋碑

承安四年

鹿汝弼

承安四年歲次己未春正月成氏諸族耆耄訪予於巖石之下禮
節甚敬予目而問之曰諸公皆郡邑豪士何枉曲車從而詣予野
老蓬華之閒乎諸成皆曰我之先祖旣已斂葬歲久敢託予以紀

其行跡銘於堅石庶獲不泯於後世者耶余悚恐退避而言曰予
櫟社之才不足以稱巧匠砥砭之璞不足以爲執圭安能以發明
令祖先之德哉蓋聞上古之人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綽棺旣窆窆旣封或
如堂或如斧或如馬鬣刻之堅石以紀功能此所謂盡其孝子之
心矣竊聞郭生之德待中郎而後顯宣城之節由記室以彌彰墮
淚之碑尙存絕妙之詞可羨遐邇殊途優劣各異然同居鄉邑義
不克辭謹披其實而敘之成氏自高祖已上世居金鄉縣成村人
也梁末之亂因避地徙居任城縣之屬山村於廢齊阜昌開始建
嘉祥縣則任城之屬山以隸嘉祥其後子孫遂爲嘉祥人蓋自高
祖以上不知其諱自唐以來十餘世矣高祖諱方生三子長子諱
未聞次子二公諱汶妻衛氏生三子其後子孫皆二子之後也迨
至天會間兵革之亂四方雲擾居民逃難解散是時成氏之族已
數十餘戶諸成氏等與昆弟相議而語曰若此荒歲豈不懸命於

干戈之斃乎當率其眾據山險爲之堡寨安老幼於中以俟休息
不亦可乎諸子皆口敬諾其策乃舉其族內諱進者及諱寶者俱
爲寨長每驅少壯以守其隙羣盜不敢向視者眾矣後三載天下
休兵四方安靜得全者萬口皆諸成眾族之力也本朝太守并倅
乃保此二寨長具功申覆其後進與寶俱受進義校尉寶後官累
遷至昭信校尉雲騎尉數爲見用每不自矜幽閒燕居則申申如
也同諸昆季皆享年有永并諸姪暨諸孫或有行跡或隱德不仕
或以農口口勤儉有節或通儒學見父之執兄之友常加肅敬况
於事父兄之禮乎鄉人皆以成氏諸子孫孝悌之道悉爲標幹信
可謂諸子孫堂堂乎成氏難與並爲德矣諸女亦百數皆適殷富
之家至大定十一年十一月主上郊祀之日賜天下年過七十者
受進義校尉是年得補官者一人曰緯次承安元年冬十一月復
制郊祀亦如前下明詔應七十已上者特補一官戚族中被官者
三人曰彥靖曰政曰就曾元孫至百數未名者數十人自梁唐已

來未有如此之巨族也上下十世間相繼家風父慈子孝兄愛弟
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遵依八義師慕五常嫻睦族系成教其子
曰孫曰我自先祖之下治家勤儉好禮義施仁德畏刑罰避凶暴
以是全身遠害而已乃至積年殷富婦女治蠶絲麻臬以製衣服
雖有荒歲何羅凍餒之災乎於宋建隆元年庚申歲始克合葬於
徐山之原從先兆也次戊午年諱鎮者爲祭主再葬後喪者祖域
次丙子歲五公諱寶者爲祭主口耐祖考於先塋內寶即昭信也
次癸巳歲八月別卜兆於此林域之南相鄰舉諱式者爲祭主於
南再建新域葬祖考焉次大定癸卯十月諱淵者并諱材者二人
同爲祭主復葬祖考分穴於二林內次明昌乙卯十一月命進古
爲祭主葬諸祖同考妣於二林內蓋自前庚申到此卜兆於此塋
域并南邊新建兆域之二林內者已六次矣聊敘其先後也嗚呼
卜其宅兆庶安厝於幽靈樹口松楸使樂處於魂氣式表貞堅之
意用明功績之勤春秋祭祀無忘愛敬之心歲月遷移不負虔誠

之志稱彼族系以示後人乃爲之銘曰
惟天鑒下福善禍淫積德既遠厥慶彌深禍既不作蓋由德音牛
山之木枝葉陰森巫峽之水流派滂溥惟茲成氏俱享永年克盡
其孝孰爲比肩或入於仕或隱於田輝光燦燦祚允緜緜流慶後
裔其何已焉大金承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八十六

